



福爾摩斯最
新偵探奇案

紅衣女盜 下冊

英國柯南道爾著
吳縣魯恨生譯

第十一章 老福之豪胆

其人既許尼勃司以謀殺吾友福爾摩斯及達克巴。即戴冠辭別而出。尼勃司亦忻然有喜色。福即挈余手。躡足越垣而出。余此時中心之驚駭。無可名狀。額汗涔涔。手足無措。思吾等皆爲文士。不善趨。其人慣行殺戮。趨走必速。倘爲所見。則余等殆矣。早知有此危險。悔不赴老福之約矣。兩足雖力趨。而其奔走之速率。反覺不如昔日之迅矣。

行不二十武。見道旁有一鐵籬。不甚高。籬內房屋。半已圯毀。福急反首。輕謂余曰。華生。盍入內暫避。言時。已一躍而入。余亦蹤身進。正屋之左旁。適有一小屋。如往昔之汽車室然。顧今已牆穿壁漏。余等乃急隱身入。蹠伏一隅。余

之全體猶繚繚作抖。默思此宅來時似未見。豈吾友亦不諳此間途徑。故構入于他道。而彼人者亦未聞出。豈彼已從他道歸乎。或與尼勃司尙有所言。故此時尙未出乎。正思忖間。忽聞履聲橐橐。由遠而近。余知其人來矣。心忤忤然。跳更甚。深恐爲彼所見。則余與老福直如網中之魚。甕中之鱉。無可倖逃者矣。急縮身如蝟。緊執老福之衣。并大氣不敢作。而默窺吾友。則又探其首。斜其目。竊視行者之爲誰何。既而履聲已至籬畔。余目雖不敢一視。而耳能聞之。但聞其人且行且言曰。……既能得錢財。又能報宿仇。一舉兩收。寧非快事。嘻。福爾摩斯乎。爾縱狡惡。明日此時將我爲刀下之鬼矣。余知此時之爾尙在懞懞然。思爾捕人之術也。言至此。聲漸寂。不能別。蓋此人行甚速。去已遠也。余心頗慶幸。以爲此生自死中逃出者也。乃急謂吾友曰。福君。余

駭將死矣。今盜已去。余等盍速歸。福曰。華生爾胆小如驢。何能成大業。此時自當歸矣。留此何益。乃鑽牆越籬而出。既至籬外。福復舉目四顧。有頃。居先向東行。余急牽其衣曰。君誤矣。……君誤矣。余憶來時向東行。歸時何得復向東行。福曰。爾毋多言。余此間道路頗熟。甯有迷途之者。爾速隨余行。遲恐不及。余曰。君不走大道而必欲向此行者。舍何用意。福曰。華生。爾何若是。余欲行此道者。自有余之道。爾如胆怯者。則向西回之可也。言時已疾趨。略不回顧。依余之心。西行回家者。固求之而勿能得也。然而福既以此言與余。余若作兒女態。掉頭竟回。則明日者。非唯無面顏以見福。且亦太無昂藏七尺之男子氣矣。故縱以此行而不得全屍以歸。亦不得不忍痛以往也。乃急飛步疾隨吾友而行。

浮雲黯淡。星月迷朦。道上燈光。慘綠可怖。行人闐寂。萬籟無聲。百十武之外。一人踽踽而行。時隱時現。福於暗陬處。緊隨之。彼東亦東。彼西亦西。略不懈。既而行漸荒落。村犬有聲。田虫漸聞。余雖知前行者。卽欲殺福之人。但不知吾友隨之而行。含何用意。豈彼欲先殺之乎。但能殺人者。必甚狡。恐彼故作不聞不見。以誘福入陷阱。……噫。吾友爾。毋昏昏而復蹈塘畔之覆轍。既而遙見彼人者。入小徑。至一屋前。以指彈門二下。卽有一人應聲啓之而入。福急牽余曰。華生……來。余領首隨之行。此間固鄉僻。皆爲貧苦之農民所居。故屋宇皆狹小如鷄籠。而此宅者。又僅二進。且窗牖半殘。缺頗可窺內幕。余等乃復伏黯處窺之。則見一小室之中。橫列矮榻三四。健男子三人。皆裸其體。赤其足。仰面臥于榻上。狀皆兇惡。中置煤油燈一。慘淡無光。其人旣入坐。

臥者三人。卽齊聲曰。老哥。此事利乎。彼欲殺何人。願酬幾何。其人猶笑曰。爾等試猜之。彼之必欲殺戮者爲誰之仇人。一人曰。此何難猜。與彼無干者。彼何爲欲殺之。彼欲殺戮者。自爲彼之仇人。特不知其仇人爲誰何。其人笑曰。天下自無殺無仇之人。欲殺之者。自亦出于不得已。特彼之所欲殺者。殊無甚謂。彼人者。實余等之大仇也。故此舉名爲殺彼之仇。實則與余等以錢。命余等報宿仇也。三人聞至此。皆從床間躍起曰。余等知矣。……余等知矣。彼所欲殺者。其必爲殺我義弟之私家大偵探福爾摩斯矣。此事好矣。誠求之而勿得。但不知彼以何恨而欲殺之。爾已允之乎。其人乃以尼勃司欲殺達克巴及福爾摩斯之事告之。並云尼勃司頗饒家產。彼因爭名譽故。殺人之心甚決。余先將其祕密盡行探知。乃故辭以不能任此責以難之。彼惶急願

以五百鎊酬余。余笑却之。彼乃允以一千鎊爲酬。余以此事尙不甚難。且余等欲殺福爾摩斯之心。存之已久。皆以未得間而止。今既若是。名義上雖爲代彼復仇。實則報我等之仇耳。故遂允應之。一人曰。爾之行事尙不老練。手段尙不兇辣。彼旣興如此之決心。則巨費自不敢惜。爾旣盡得其祕密。則儘可笑謝之。再不能則要挾之。慳懾之。不憚彼不以萬鎊十萬鎊。雙手奉爾。爾乃聞一千鎊之數。卽忻然允應。雖謂殺己之仇。爾之目光亦太小矣。其人曰。人之爲事。須有知足。切不可過過其分。以昧盡天良。余等雖時以殺人爲事。然自問良心亦須可安。要之以十鎊百鎊。余亦何嘗不能。特余之不欲然耳。一人復曰。言雖若是。特爾一人之力。能遽殺彼智勇兼備之福爾摩斯乎。須以余等爲助乎。其人曰。殺之之道。余適已與尼勃斯籌之熟。勿勞尊駕矣。一

人曰。驕者多敗。爾毋大言。其人曰。爾等視余之成功可也。行殺之道。余已思得萬全。一人曰。然則其說可得聞乎。曰。此時但勿問。且待明日。雖不欲知而自能知也。言已揚揚有得意色。福乃挈余衣。尋徑而歸。既至家中。鐘已鳴十一下。余謂福曰。爾適謂余胆小如鼷。不能成大業。須知余業醫。平素目光中所見所聞。皆爲安靜和穆者。非若爾業偵探者。司空見慣。此等事略不介乎意也。余於得君書後。疑君有所失。或大盜已網縛于大樹之上。故急急就道。不謂乃欲使余罹此危險。余此時之魂魄驚宕尙未定也。福曰。華生。爾何不思。余如被獲。則決不能復得泰然作書。若云兇犯被余獲。則解警署。方慮不及。何得復事從從容容。網縛大樹之上。以自尋彼等之劫門。余之所以命爾來者。特欲增長爾之閱歷。抑亦防有不測。求爾襄助也。

余曰然。但不知君何能知尼勃司邀其人至其家。且又何能知其人非爲善類。福曰。彼人者。余固早識之也。爾適時不聞彼云。三年前曾與三弟兄以賭起爭。殺一商人之子。被余拘案。死一人。此事固甚信。余曰。此事余本擬叩君。彼等豈與商人共博。爭勝負不能下。遂下其蠻橫之手段。以殺之哉。曰。否也。商人之子。多貲財。但狂放不羈。終日與彼等爲伍。揮金如泥沙。彼父亦無如之何。一日出門後。忽閱兩旬不歸。其父固恨而任之。而其母則愛子心切。痛哭流涕。誓欲尋其歸。卽彼等終年爲伍之數人。亦偵騎四出。頗有力焉。不意一星期後。木令通大澤中。忽浮一少年男屍。官廳招人認認。商人等往認之。果爲己子。痛哭幾死。卽彼等三人。亦涕泗橫流。哀喪備至。彼等以爲商人善儒。終無水落石出之日。不料商人等以兒子死路不明。力求余偵探兇人。余

偵查數日。卽盡拘彼等於案。蓋商人子出門之日。曾攜鉅款至賭窟。彼等誘之賭。而陰弄之。商人子大逋數千鎊。盡入彼等之囊。後乃察覺。遂與爭鬧。殊不干休。彼等遂殺之。而投于木令通大澤。入獄者共四人。死者一人。卽係殺人之正兇。餘三人。皆繫年餘而出。彼等固早欲殺余。復讎。特知余非善惹者。故遲遲未行耳。今日午後。自克達巴處歸後。余卽往詢一友。六點鐘時。將返家。行經一寂寞小道。頗幽暗。忽見迎面來二人。喁喁語。且行且回顧。似有人竊聽其言語者。形跡殊可疑。余乃急伏廁中。作如廁狀。彼二人匆匆如未見余。而余則已盡見之。一爲尼勃司。一爲三年前犯案之壳根洛。余尼勃司與此人行。必有所異。乃急躡足密隨之。余且行且書一信。幸身畔備有郵花。遂擲諸於沿途之郵筒內。故爾來時。余亦甫至也。余曰。然則君既干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鄉優游。

第十二章 尼勃司巧計成拙

一枕夢回。已日上三竿。吾友福爾摩斯已外出。問家人。僉云不知。余私料彼必以昨夜之事。在外布置矣。余匆匆飯畢。至各處行余之職。六句鐘時始返入室。見吾友方與鄉村老叟二人對坐長談。聲至低微。不能辨。余不便近前聆之。然余之心中固已料知此二人者。必另有他事。不然求福偵察案事者。儘可響亮道之。且往昔者。有人求福事。往往以余在。不敢言。而福必爲之解釋。今者彼兩人既不與余爲禮。而福亦置余若勿見。此則必有道也。余乃斜倚牆隅之沙發上。出書讀之。蓋亦不欲見。不欲聞。賭余之氣也。既而聞福曰。此事可矣。余今憶一故事。願爲君等道之。藉遣時日。特此事言之。甚可悲。君

等願聞之乎。二人皆頷首曰。願聽教也。福乃言曰。東村有一宦者。弱冠後娶一妻。美而慧。顧三年不笑。亦不言。夫知妻有痛心事。非僅不恨之。且時以好言慰之。終不能動。宦者亦無如何也。伉儷之篤。亦略不遜色。及至四年之春。少婦遂鬱抑成疾。竟溘然長逝。臨終之時。始爭其殘氣。而泣謂其夫曰。妾今死矣。妾實天下之傷心人也。與君結縭三載。陽察暗試。至今日始知君實一多情多義之人也。方擬與君優游歲月。行夫歸間之愛情。以贖前愆。孰意妾命殊薄。上帝善妬。竟使余一縷殘魂。遽入于黃泉路上。妾生存者。已二十餘載。雖謂雜于生人之中。然究其根源。妾實無日不在荆棘叢中。今日暮天窮。余亦自無戀戀于此生。特余若不逞此殘氣未絕之時。不將余二十年來之苦史。爲君約略道之。則君亦何知余滿腹苦衷。而非寡情于君也。且普天下

之姊妹兄弟。又安知人世間。竟有如此苦女子者。而共放聲爲我一哭乎。

妾法蘭西人也。家饒于資。父在時。于巴黎亦頗著聲名。舍余之外。不復有一兒一女。故愛余如同掌珠。後余之生母死。我父遂續娶一繼母。頗兇悍。初來時。愛余憐余亦備。至年餘。生一子。頗鍾愛。而懷余之心。遂于此潛伏。然尙礙于父。不敢過分。又一年。而我父死。于是余之慘境。遂至。繼母視余如眼中釘。日以奴婢之役加余身。余亦祇得吞聲忍氣。含苦忍痛。而從其命。若是者數年。余之痛苦。非可以言形。唯日求早死。以見我父于地下。顧彼防範甚嚴。苦不得間。嗣後虐余益甚。鄉鄰之間。亦嘖有煩言。欲競起攻之。余思彼當知有所懼。略改其强悍之行。安知彼之心。實毒逾蛇蝎。此事傳方一日。余方在廚下舉炊。彼忽喜笑盈前。作其和靄可親之狀。而言曰。好女兒。執炊事。余亦

當爲之。爾可休憩片刻。爾前程尙大。勿過勞而有傷于身也。言已。直前奪余薪。坐灶下爲炊。余此時心反怦怦然。宕不止。不知繼母懷何意。得毋大禍之將臨乎。欲與之奪。則又勿敢。思繼母者。往昔兇兇然示余之職務。較之牛馬而更甚。雖日夜工作。無休晷。而詬詈之聲。尙不絕于耳。一日十二時。一年爲三百六十五日。阿父死後兩載。余無日無時。不在繼母之白眼下偷生。欲睹其一分一秒鐘之歡顏。且早夕祈禱。亦勿得。今乃頓改常度。呼余爲好兒。慮余傷身體。按之天理。固當如是。而彼者。實別具一非人類所當之心。且余亦絕不作是念者也。今若是。殊使余百思而不得其故。不識彼故作仁慈。使余入其彀。而欲殺余乎。抑或彼竟天良大發。知前行之皆非。而將痛改之乎。再不然。則必因鄰里欲攻之。彼知不能敵。故不得不以女兒視余。固若是。則余

亦幸甚矣。雖不求似昔日我父之愛余。此無岸之苦海。或能脫離。如是者三日。余體甚適。心中之愉快。正不可以言詞形容。一日繼母謂余曰。好兒。余已爲爾擇得佳婿也。爾此後之幸福。正未艾也。余聞之。愕而且羞。不敢置一詞。僅茫然視之而已。繼母又言曰。爾憶爾父甫娶余後。余何等愛爾。其後爾弟生後。余忽易平昔之態度。日以惡聲報爾。爾視之。似余無情。視爾如仇。不知余于此中。自有至理存焉。爾雖非余所親生。然而骨肉二字。終不能改。且爾頗聰慧。余亦素愛爾。余之所以兩年來。常以怒目嚮爾。不肯略與爾歡笑者。蓋男子弱冠。女子及笄之時。其心血最不能定。若無人時加嚴訓。則勢將目無上老。且或有不可思議之事發生。而爾乃適當其齡。且爾父已歿。則其訓教之責。辭余莫屬。故余之如此者。實亦欲修爾心而養爾性。使爾成一貞潔

柔婉之女子。所謂恨爾於形。而愛爾以心。初無絲毫之惡意。介于余心。今見爾性已和柔。事亦能爲。余亦大有造就人才之功。故遂不復使爾任此勞力之事。而一復爾昔日之快樂。爾此時當感我乎。抑仍懷我乎。余因繼母之言。頗合理。故雖不敢有感。然亦不能不信之也。福言至此。座上客二人。皆躍然起曰。賢哉此母。福曰。君等且莫呼賢。至要之文章。尙未作也。待余言之。方信彼母之狠毒。實出乎蛇蝎之右也。其母復謂之曰。去此十里外。有一人。年少能文。風流英豪。且家中亦頗有貲產。今欲覓一內助。苦無得合意者。余以爾人尙慧。且以余等之家世。儼之于彼。亦正相如。故擬許爾于彼。彼如合意。則爾之前途。幸福。且不可預計也。女子竊思。男長當娶。女大當嫁。此自古以來之習例也。且繼母此時。雖似以兒視余。然其懷意之良惡。尙不能悉。倘一事

而有差。則其施計必更殘忍潑辣。余年雖非稚。然亦不得云大。長守閨房。此後之光陰。何能復度。思至此。因遂含笑頷之。不一日。而婚事成矣。入夫家。果見華廈千間。几案羅陳。入洞房。則錦被角枕。華麗非凡。果係大家風範。郎君御禮服。面秀麗。確似少年英俊。女方期所投之。得人心甚悅之。願以餘痛未盡。終不能喜形于色。少年見之。勸慰再四。問有所苦。女終不肯以實告。既而鴛鴦枕畔。少年慰之曰。余視卿終日無歡容。知卿必有重大之痛心事。唯余勸卿慰卿。已非一次。卿何終日隱痛于心。支吾以對。須知余與卿。既結爲夫婦。則萬事當共磋商。夫之不足。則婦爲助。婦有不足。則爲夫者亦當助之。今卿既有冤屈。則儘可爲余道之。余力如能爲。則亦當助卿以伸雪。夫歸之間。豈尙不能信哉。女士聞之。唏噓有頃。乃以阿父在日之身世。及阿父死後。繼

母視之如仇人。着着逼之無生理之詞以告之。並云鄰里久聞之。皆不能忍。五日前特欲羣起而攻不平。繼母惴然懼之。其兇惡之手段。乃稍稍減。少年聞之。亦爲之惋惜不已。並云須與愛妻伸雪。詎女子之歡笑未已。而大難又臨矣。明日之晨。女方起。陡見其繼母大步而入。聲勢汹汹。怒目視女子。女子命之坐。亦不應。其猙獰之狀。一如昔日。女知有異。綳縮不敢動。既而少年亦來。圓其目怒其面。不復如昨日之和霽可親矣。女子方詫異間。而其繼母已發洪鐘聲而問男子曰。彼云若何。速爲余道。男子猶笑曰。請問令愛。余不忍言。言之蓋恐失爾之顏面也。其繼母乃狂詈曰。賤人。爾好。略沾微利。卽將破老身名譽。余固知爾必有是心。故特陽與爾親。促爾嫁人。以試于爾心。不意今果不出余所料。爲子女者。欲評其父母之短長者。尙足以活乎。爾意欲遣

人伸雪。余今當着先鞭。殺爾以了事。爾其奈我何哉。言已。出鞞鞭。一四面生
密刺。少年按女子於地。而彼悍婦人。則於其週身猛擊之。女子血淋被體。竟
暈去。二人以爲己死。遂昇而棄之塘畔。越六七時。女子悠然而醒。則身在蘆
葦中。四顧無一生物。急欲自盡。乃枯坐塘畔。想其三年來之痛苦。天下繼母
之毒。則又放聲大哭。正在悽涼傷絕之際。而此少年宦者。適與數公子。游獵
經其地。見女子號哭。叩其故。女子誓不告。但曰。事至今日。夫復何言。余素聞
上帝仁慈。愛人舍生。今視之。則上帝實無耳無目者也。舉天下之大地。無余
置身上也。唯此一泓清水。大足以滌我煩慮。少年聞此數語。知此女必係不
凡。其欲出此末路者。必有極慘厲之傷心事。攻其心坎。使其不得不然耳。頗
駕之。勸慰備至。必欲請之歸。甚至潛然淚下。女子難固却。乃隨之歸。少年待

之如上賓。年餘始由人作伐。結爲夫婦。然女子已久經滄海。深恐復蹈昔前之覆轍。故三年不笑。亦不言。以試其夫。福君言至此。二客又躍然起曰。有是哉。此女子實天下之至可憐之人也。余此時聆之甚清晰。不覺亦直前起曰。嗟乎。彼繼母之毒。何一至於此耶。彼誘騙女子之男子。究爲彼繼母之何人。而若是之狠惡。天下竟有此等人乎。彼之……余言至此。門者忽持一函入。福急展而讀之。其文曰。

密司脫福爾摩斯鑒。余有一極關重要之案。擬求君偵探。今晚十一句鐘。請勿他適。余當踵府面陳也。

書下並無署名。福閱竟。笑曰。嘻。彼將自投於網矣。言已。復以書示二客。二客亦笑曰。彼自投羅網。殆亦惡貫之滿盈。若平日者。則求之且勿來也。余聞彼

等言。左右呆視。不知彼等所云者指何人。心滋疑焉。乃急問福曰。福君。爾等所云者。謂何。豈此二君與人爭。方欲求君執之。而彼等亦來此。故所謂自投於羅網乎。福曰。否。爾事未知。何妄猜。少頃。乃附余耳而言曰。此信者。尼勃司所來者也。彼二君者。一爲蘇格蘭驚長傑斯泡吞。一爲其副助滕古冬。尼勃司今夜必同昨夕所見之人來。此將殺余。故特請彼二君爲助。將盡擒彼等也。余曰。君得毋誤乎。尼勃司果欲今夜來殺君。君之防之。固所然也。特以理測之。彼既欲殺君。則儘可無聲無臭而爲之。且彼已延一強人。行之甚易。彼又何必欲致爾書。以自顯其形跡。此書者。必另有人。求君事者。余敢斷與尼勃司絕無關係者也。福曰。華生休矣。汝當思之。彼之思欲殺余。與達克巴之事。自以爲緝密無過。豈知已爲余等所盡知無遺。且彼知余終日奔波在

外恐來而不值。徒勞往來。故先致書於余。命余守此。將一鼓而殲余。然而
余之目中。安能行此技哉。且以此寥寥數字之一書。余已可確指爲尼勃司
之手筆。尼勃司書法之整齊。挺秀。實爲時下所少。及其最足辨別者。卽一字。
常人書此字。每非方斜。卽成過圓。而尼勃司圈之殊純熟。彼之字跡。在余目
中所見者。已不下百餘次。卽燒之成灰燼。余亦能識之也。爾如不敢信者。則
於十一句鐘時。旁坐點觀。自能瞭然知之。余曰。然。乃復輕謂之曰。警長傑斯
泡。昔與尼勃司同拘盜。意與勃勃。今乃忽欲助君以拘尼勃司者。固何故
哉。福曰。此事道之頗長。非頃刻間所能頃者。待至明日。爾自能知之也。言已。
復願謂二客曰。天已晏矣。長談致忘食。二君盍卽在此一嘗粗糲之物乎。二
客亦謙詞以對。福乃按鈴呼僕備餐。須臾。餚饌橫列。余等四人。乃共桌而食。

食間。福復爲余與二客紹介。

警長傑斯泡吞余雖與之晤面數次。然而從未交一語。且亦未嘗通款曲。特彼固知余爲福爾摩斯之契友。華生醫士。余亦知彼爲蘇格蘭警長傑斯泡吞。所謂心心相照而已。今得同席而食。余乃得睹其俊英之風采。聆其豪爽之詞令。殊非凡品。卽其副助滕古冬。亦頗謙恭有禮。余心竊有所敬焉。然余於聆其言論時。心中常有一疑團。盤旋上下。蓋余素知警長傑斯泡吞向與尼勃司善。每偵一案。必共相扶助。卽達克巴案。尼勃司之獲七人。彼亦頗有餘力焉。今尼勃司旣失敗。彼非獨不憐之。且將於今夜助福以緝之。縱尼勃司不來此。彼獨拘一強人。然而尋根追源。尼勃司終不能脫於罪也。然則彼果何心哉。余此時。牙癢癢。急欲悉其源由。吾友雖謂余待至明日。自能知之。

然余若此時不知其個中原理者。則今夜且勿能成寐。然以此事訊人。人縱不赧顏。余則頗覺難以啓齒。故欲言而又吞者數矣。既乃力壯余胆。敬謹致問曰。傑斯泡吞君。余有一事訊君。願言之。頗覺冒昧。君將恨余之無禮乎。傑斯泡吞肅然曰。此何謂。余素喜交友。且遇事尤喜共同斟酌。俾有所進。余曰。否。余非與君商榷何事。特欲冒昧問君一言耳。傑斯泡吞曰。君有問。如爲余所知者。則余必答。決無慢人之理。余乃言曰。尼勃司君。自君盡釋七人後。彼曾有所議否。余之此言。蓋因傑斯泡吞雖許余詳問。然而余終難以深詰。故爲此言者。特亦略示以意耳。而傑斯泡吞殊靈敏。聞此言。已知余之用意。乃卽微笑言曰。華生君。茲事言之實有愧。方事之始來時。余亦不過僅至彼處。盡勸驗之職而已。而尼勃司卽忻然任探。閱一日夜而未得。第二日之晨。余

方起。彼忽惴息至余處。云已得大盜處。須卽飭警士往拘。余因尼勃司平素專好辭令。無甚實學。彼之探案。鮮有不兇人在於東。而彼偏求之於西者。獨斷獨行。人之勸之。反如奪其功者。恨恨然絕無磋商之餘地。故彼方來時。余卽料其又以一己之私見。而強斷之者。特以余身膺其職。且彼又言之鑿鑿。故不得不派卒五六人往從之。至則室如懸罄。闔無一人。余心更疑之。故兩次面君等。彼口若懸河。而余則祇作旁觀。略不雜一語。其後彼又請派警卒數人。拘獲七人而歸。彼以爲大功已成。而余視之。卽知爲誤。卽恩施計釋之。故詢問時。亦不窮詰。君等去後。彼卽命余移解上級法院。治以劫財虜人之罪。余不能循其意。乃謂之曰。人之作事。不可過於冒失。此七人者。君得毋誤乎。無端殺良民。亦爲法律所不容。且更爲上帝所不許。余將具文達上司。釋

彼等七人矣。彼聞余言。立即暴怒如雷。彼云盡心盡力偵察數日。方能全拘盜犯。達克巴不請釋。福爾摩斯亦無所謂。爾竟將執偏見。而輕輕釋之。非唯余之全功盡棄。且必有損於名譽者也。爾如釋之者。則余必控爾以受賄循私之罪。余陽應之。而陰已繕具公文。送達於上級。不一刻而准釋之命下矣。而達克巴亦適於此時呈狀求釋。余遂盡釋之。然已死一老叟於獄中。余實已不能安於心也。而尼勃司知之。即來與余爭。謂余妬彼之成功。而故破之。余以達克巴之請求狀等示之。彼又誣余受盜賊之賄。而威迫達克巴出此下策者。故日來時與余尋衅。並云將以種種之惡毒手段以誣余……華生君。余非事後歸罪於彼一人。問於良心。實亦如是。今彼既迫余以過甚。余亦何能復默爾不言。彼死則我生。吾死則彼生。誓必與彼決一勝負也。

警長言竟。壁上時計已鏗鏗報十下。肴核既盡。福乃命僕役收拾殘羹。復與警長等閒談。殺人者將至。而仍毫無其懼色。滴滴之鐘聲。由秒而分。由分而刻。須臾已十句有三刻矣。福乃謂警長曰。客將至矣。一聞鈴聲。余等即當談彼事矣。警長頷首曰。唯。此聲甫絕。而極響之門鈴已錚錚鳴不已。聞者入謂福曰。外室有客待。請主人出。福曰。客幾人。曰。僅二人。曰。爾導之入。此可也。此時余知大難已臨於當頭。面色頓呈灰白。心勃勃然大跳。而聞警長言曰。……福君。此事必須求君助余。我兒……言至此。客已入。一人年在五旬外。頰鬚茸茸。眼罩一黑色之鏡。高大之冠。下覆於額。一則短小精悍。年尚未及三旬。面黝黑。破冠之沿。已下垂寸許。如僕役然者。福即起立曰。二客請入坐。辱臨敝廬。有何見教。老者肅然曰。君即爲密司脫福爾摩斯乎。福曰。然。曰。余等

滋有一事求助於君也。然君此時尙有客，請先與彼等言。余等少坐無妨。言時已擇於燈光不及處之二椅上坐下。福乃復與警長語曰：君請續言。警長乃言曰：余兒尙在頑童之時，不能作大孽。今乃猝遭慘殺，能不心痛。可憐余僅此一兒，今而後一家之宗祧將誰托。余之老母此時尙暈絕於地也……福君乎，彼庸碌之警長，昨日至今偵探十餘時，仍毫無端倪……福君乎，君須念余無能，必爲余偵查兇人。福曰：此事余皆明矣。君等請至外室稍待。待余事畢後，當爲君致書於警長，求彼爲君嚴緝兇人。明日十句鐘時，余當造君處。一察令兒之屍身也。警長唯唯而退。福乃移坐至書桌畔，出捲烟二枝。授客曰：客何姓，將有何事見教。老者曰：余名包美得，指年輕者曰：此乃余之從者。復指余曰：彼爲誰。福曰：此乃吾友華生君也。客有言，請直道，無庸避也。

客乃言曰。余居龐福羅爾孫街。距此約在三十里之遙。吾弟來夫可而。素業醫。頗負名。不意余昨日來倫敦。彼出外應診。至中途。特被一人要而殺其身。棄屍於田畦中。余自倫敦返家。時已八句鐘餘。而不見吾弟。余思吾弟往日。卽病家之求診者。多至數十起。彼於旁晚時。必歸家。十餘年來。未嘗或失。而今時已黃昏。尙不見歸。且是日邀診者。亦不甚衆。余心知有異。乃卽至其應診處訪之。則僉云。盼至竟日而未至。及返時。猝見一人橫臥於阡陌間。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余細辦之。則爲吾弟也。嗟乎痛哉……密司脫福爾摩斯乎。吾弟爲人。素稱和善。遠近之人。皆所知者。而今乃猝爲人戮。能無痛乎。吾弟年尙在壯。無兒女。家中之寡妻。暈而復蘇者數矣。余以驚慌過度。不憶君。而弟歸。必欲求君爲之偵查兇人。此時尙倚閨而盼君之至也。願君速往視之。

并慰我弟婦。馬車尙候於君之門也。福曰：此事甚奇，余非親往，不可復視。其表曰：十二句鐘矣。三十里之長途，恐今夜不及返。余明晨八句鐘乘車至君處可乎？其人曰：君毋慮。道途雖遙，然我馬甚善奔，加鞭疾駛，則二句鐘時可返君宅也。福曰：若是則甚佳。乃啓抽屜，取一物，置袴袋中，復起立。至二人所坐處之壁上，伸手取一帽，甫舉手，而彼老者之帽忽自頭上下墮於地。濃白之長鬚亦飄然離頰而飛，頓顯一清白壯容之貌。此人出不意，駭而躍起，怒其目不能成聲。福笑曰：尼勃司君，何苦哉！斯時旁坐之少年亦已一蹤而起。厲聲言曰：……福爾摩斯，爾何能爾識余否？言時探懷出手槍，擬福將擊之。福亦探袴囊出一手槍，撥機欲擊。余此時魂魄已飛向天外，思吾友之命殆矣。急欲覓手槍，則張皇間，又不知在何處。正惶急間，忽見一物閃於目前，而

此手執手槍之男子已碎然而倒。挺其肢不復動。尼勃司見之大駭。急欲返身而奔。則門後突出二人。二人者卽福命在外室少待之警長傑斯洵。吞與其副助滕古冬也。二人既入。乃緊執尼勃司之手。奪其手槍。復命侍者取一長繩緊縛。暈倒於地下之男子。

第十三章 愛倫之可敬

尼勃司等既被獲。福乃搜索彼等之手槍。並在尼勃司皮篋中。搜得強人所書之筆據。尼勃司繃縮不敢動。頗有羞澀狀。福乃含笑言曰。公家大偵探尼勃司君。盡坐事已至此。呆立何益……尼勃司君以余思之。君之此舉。雖不幸而被余等所執。特若爲君設身處地而籌之。以君之大好聲譽。實有不值爲此者也。君須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作事而逾其分。則天理亦有所不容。

者也。余固早知君有此舉。且必有若是之刻不待緩。然君若是之狗肺狼心。殘酷無人。道且君高尚之人。與彼著名之強人爲謀者。則非余之所能料也。但忠言逆耳。余此時雖苦口勸君。料君之心。仍躍躍然必欲以殺我爲快也。雖然。余亦惡能顧此而不盡余之心哉。——尼勃司君須知辦一事。當解一事之理。萬不可以一己之意猜。而認爲事實。而余輩業偵探者。尤當審察再三。四顧無一端之足疑。方可從事拘捕。若草草率率而行之。則莫大之禍。必旋踵而起。此言固余所言之唇敝而舌燠者也。而君乃獨斷獨行。絕不肯從人以片詞。詞過費之。則反疑人以爭功奪利。以己之好妒。疑人之好妒。此禍患之所以釀成。而有今日之事也。卽以君所指爲達克巴案之大盜七人而言。余初於達克巴處遇君時。君言之滔滔。而余固已知君所指者爲妄也。特

彼時之不卽言者。蓋以君初時意想過甚。第二次終能辨別之也。不謂君係老於偵探之人。竟若是之無目。拘彼七人。而殺彼一隻。當於讞詢時。余尙思釋君之迷。祇以君聲勢凶凶。證之鑿鑿。無復有插言之地。余知木已成舟。無可挽回。深恐啓君而反開罪於君。故旁坐移時。雅不欲一言之出。余口也。君何不思之。大凡爲盜者。雖善行狡詐。臨場哀聲流淚。猝而視之。固不能辨。然以余輩久經視聽之人。視之。則不待解索。一望而卽能知其爲真也。妄也。爲盜者。雖具隨機千變之力。然其眉目間。必含有兇惡殺人之氣。決無若彼七人之畏懼綽縮。似生平未經廣場稠人中者。且盜縱猛惡殺人。無憚然而彰彰之刑法。究有所懼。彼等豈真具一人當之。萬夫莫前之勇。而敢安然居於倫敦相近之法網嚴密地乎。又安敢手指足劃。見人不避。而高論彼之刼戮。

分贓之事哉。以此數端視之。君可知思慮之過簡矣。然而老叟既死。六人既釋。余思爾當知衆理莫奪。而知所悟矣。孰意君竟如投入五里霧中。不知回頭。致余書。致達克巴書。復致警長書。而欲誣陷之。余雖復爾書。而教爾以數語。然固知此書爲實籠之用。君仍必嘵嘵不休也。此時此舉。君自以爲縝密無過。殺我而復殺達克巴。盡除心頭之恨。額手而慶。天安知己爲余於昨夕十句鐘時。盡情得知。此時特邀數友而迂君之駕也。君適問致余之書。自以爲變化神異。不能爲余辨。又惡知君之字。卽燒之成灰燼。而余能確認者耶。然則余非神人。余又何能得知君昨夕之良計哉。此則所謂恃余偵探之學也。抑亦上帝恨君甚。而使余在無意之中。得君之所計也。昨晚八句鐘後。君與此人（指暈倒未醒之強人）踽踽行於某街之黑道中。且行且語。且語且

回願。曾見閃身如廁之余乎。既而君返家。杆頭通明之電燈光下。豈竟勿能見余密躡君後。且於彼時作書邀吾友華生君之來乎。既至君家。君出茶點以待上客。翹首面內而坐。長計殺余之道。君願酬五百鎊。而彼人非一千鎊不行。君亦遂慨然諾之。此情此景。又盡入余之耳目。纖毫無遺。蓋彼時者。余實已與吾友華生鵠立於君之窗外。聆君之高論。窗隙之空氣。傳遞君等之言語。茜紗之窗幃。絕非窺探之障礙物也。

斯時余等皆側耳靜聽。默不一語。卽警長與其副助等。亦皆未卸其化裝之衣。頷首微笑。既而警長突自座上躍然起。遽卸其垢敝之衣。至尼勃司前。鞠躬含笑而言曰。尼勃司君曷不坐。事成則暢飲。不成則反爲人戮。此亦行事之定數也。曷足奇哉。堂堂七尺之男子。何作此貪生畏死之兒女態乎。尼勃

司聞言。瞠目視警長。訝然良久。始曰。咄爾爲傑斯泡吞乎。爾何絕不念舊日交誼。而反助彼可殺之禍爾摩斯以拘我哉。警長猶笑曰。此何奇哉。余非必欲難君。特欲誡君後。而藉儆後生之效尤耳。今事已至此。料君亦無所能矣。盍卽隨余至警署。略嘗甜密之鐵窗風味乎。尼勃司恨然曰。天之亡我。我復何謂。事既至此。速爲我繫桎梏而入爾警署可也。復何多云。尼勃司言至此。暈仆地上之強人。已悠然而蘇。手足彼縛不能起。乃狂呼曰。誰繫余——誰繫余。惡賊奪余千鎊。余不殺惡賊。死不甘心。福爾摩斯至其前。笑謂之曰。君姑在此作一好夢。一俟天明。卽當以汽車送君回也。一千鎊之厚酬。余能償之。君母介介於心。而不能成寐。

明日之晨。倫敦公家大偵探尼勃司。與一專好殺人之匪。遂鐵索銀鐐而解。

歸警署觀者如堵行人塞道。午飯之後。福乃復至達克巴家。告以此事。則達克巴正在驚且欲死之時也。聞福言。既喜又駭。

吾書至此。當廻人劫財虜人之怪面劇盜矣。劇盜五人。既於禮拜日共入達克巴家。縛其傭人及達克巴父女。乃從容搜其寶石。攜之而出。至中庭。逕將愛倫負之而遁。愛倫雖抵死力爭。顧亦無益。須臾至一處。愛倫啓目竊窺。則初甚黝黑。如入鬼穴。既而燈光漸現。人聲雜沓。知已入盜窟。盜即將愛倫及寶石獻之於盜魁。盜魁視寶石。歡呼曰。此石乃罕世之奇寶也。爾等能得之功莫大矣。遂謹敬藏之。又細審愛倫曰。此娃娃殊娟好。兄弟等又何能得之哉。有勞衆兄弟。余當以一百鎊分潤於子等也。此娃娃者。余當養爲寄女也。衆盜聞之。蜂擁而前。執愛倫至後室。盜魁据高坐。置香案。燭光輝燁。命愛倫

跪拜呼盜魁爲寄父。愛倫挺身不屈厲聲而罵曰：天殺之惡盜！既奪我石，又劫我人。我等良民，何辜於爾？而爾欲若是我父，非懦，決不肯輕易貸爾者也。——惡盜……惡盜！上帝在上，殺爾者不久也。爾有罪於我，爾不跪我前，而反欲我跪。爾豈尙在朦朦乎？爲今之計，爾如知所趣者，則速將余與寶石璧之吾家，則尙可念爾無知，赦爾一死。不然者，則將宰爾身而燒爾窟，必使無一遺孽而後已。盜詫曰：爾胡得妄謂身已入此，豈尙不知畏懼，而復敢出言傷人哉？愛倫狂罵曰：——惡盜！爾何云？爾豈藐視於余哉？余無長刀，不然者，必千刀萬剮爾盜而後已。盜魁大怒曰：小妮子好利口，爾等速爲余斬而烹之。方洩我恨，余所獲美女子多矣，未嘗有若是之倔强者……衆兄弟速爲余斬之。愛倫泰然曰：殺之剛之，均由爾。如有半詞屈服者，非好女子也。言時

髮皆盡裂。大有彼欲殺盜之勢。

讀吾書者須知。愛倫之姿色固媿媿婷婷。弱不勝衣。足爲遠近所稱羨。但彼爲富家女。嬌養成性。自幼匿居閨房。與阿父作伴。與琴書爲侶。廚刀且未一執。今乃聲色俱厲。欲以長刀而殺劇盜。果信然歟。曰否。愛倫雖弱。然其胆殊豪。彼思既不幸而被虜入此。則生還之理。決難達到。與其屈而忍辱。何似挺而受死。以不辱我父母所賜之清白身軀。故特以此言挺之。彼豈真能執長刀者哉。而盜魁一見愛倫之姿色。則已愛之憐之而不忍捨。彼之所以欲殺之者。特以彼倔強殊甚。將以此而威迫之。初無殺彼之心也。不料愛倫倔強如故。略無懼色。盜魁知不可以威迫。則又敬且憫焉。乃復和顏悅色而謂之曰。好女子。爾毋若是。既入此矣。勢難復出。但余雖爲盜。心亦甚慈。非專好殺。

人者。今既若是。則當安而居此。伴余之岑寂。勿復悲傷思家。余處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雖無謳絃歌樂之樂。然魚池藝場。亦所全備。爾長日無聊。則信步游覽。亦且勿厭。所謂大蓬之中。其樂也融融。

愛倫斯時。俯首默然。心想此時。若復與之抵抗。固執一見。亦無所益。且彼盜或竟殺余。則亦無甚謂也。彼既戀余若癡。則余亦正可順水推舟。將來審視機會。或竟能殺之以報今日之仇。未始非一美事也。因遂慨然應曰。既承首領垂青。小女子無識。何取違命。自今日始。願作十日之游。伴君之寂寞。佐君以談笑。首領有呼飭。小女子併願執婢子役。以侍奉於左右。唯寄父寄女之稱。則首領識遠。諒勿好拘此。我我之小讓者也。盜魁微笑曰。好女子。能伴吾以游。於余之願已甚足。我我之小讓。余豈好拘之者哉。今而後。余當呼爾爲

妹。婢子之詞。余何敢稱哉。於是遂僻一精舍於小池之旁。命愛倫居。并命二小盜輪流爲愛倫執役。愛倫微窺羣盜。則皆黝黑其面。蓬鬆其髮。巨盆之口。銅鈴之眼。殊不類生人。中心之驚。何得名狀。知此身之決不得復還也。及詢輪流之二盜以何時。則對以十二點鐘矣。其言語之清晰純熟。固盡爲人。且盡爲英人也。因謂之曰。余將睡矣。爾等速去。盜唯唯允聲而出。

夜靜更闌。陰氣慘然。四面鬼聲驚人欲死。當此之時。愛倫復能熟睡乎。愛倫能不思念其父乎。彼思今夕之事。雖云天命。然而若非電燈猝熄。老父亦不能忽道此石。老父道而非余固請之。則老父亦不啓密室以示余。惡盜不知寶石所在。則必有恫懾擊物之舉。鄰里聞聲。當來救援。則余與老父或尙有出險之望。今乃爲余之一睹而遽示劇盜以寶石之所在。遂使劇盜泰然入

室。縛合家之人。怡然取寶石。人不知鬼不覺。而虜余以入於此也。此非余之自作孽乎。雖然。余縱死於此。尚不自痛。吾年邁之老父。不知已爲惡盜所戮。或痛余之被虜。而致死乎。嗟乎。余殺我至親愛之阿父矣。嗟乎。嗟乎。余之心痛也。設上帝仁慈。而使吾父尚存人間。則彼此時之悲痛。正不知達於何點也。噫。地角天涯。余今生無還屍之望。安能復與吾父一見。復聚大倫之團圓樂趣哉。嗟乎。上帝乎。其復能使我父女作一最後之訣別乎。——上帝乎。憐我……思至此。淚涔涔下。幾放聲而號。唏噓有頃。復嗚咽而輕言曰……阿父乎。——吾親愛之阿父乎。兒不孝。殺我父。兒雖死。何能贖此罪哉。——阿父乎。願自珍重。兒之心已寸寸碎矣。兒必不復能一見吾父矣。愛倫言至此。已哭泣不復成聲。

閱者諸君。愛倫係一嬌小弱質之女子。此時之景象。何須耳聞而目睹。卽讀者至此。亦當爲之陪淚三斛也。斯時也。地心中之小虫。唧唧而鳴。與羣盜響宏如雷之鼾聲。遙遙相應。一燈如豆。慘綠無光。可憐之愛倫。已挺其肢。側其頭。絃然而暈矣。

第十四章 二女盜之慘史

金雞三唱。天放曙矣。雖深邃之地窖。似與陽世隔離者。亦能略得陽氣。壁上報時之鐘。滴滴不止。正如感於床上可憐之愛倫。一痛四五時。將不復甦。故戚然而悲鳴者。旣而鏗鏗報十下矣。劇盜五六十人。團聚一室。羣作午膳。狼吞虎嚥。不留半匙。殘於此時也。盜魁亦已起。問侍奉愛倫之二盜云。昨日之娃娃起乎。彼爲富家女。平日穿吃已慣。爾等須爲之備佳餞。善侍之。勿略慢。

之而不能養彼之心也。二盜曰：余等今晨窺之數起，彼室寂然，此時尚未起也。待彼起，當謹遵鈞命。盜魁曰：彼女平素驕養成性，故此時尚酣眠未起也。須臾已二句鐘矣。盜魁叩問娃娃起乎？二盜答以未。盜魁詫異曰：嘻，是則奇矣。彼何至此時，尚未興耶……噫，奇矣奇矣。彼女年雖稚，然余昨日聆其言詞，睹其神色，殊饒勇氣。彼得無於衆兄弟皆睡後，私自潛遁乎？言時怒目視衆盜曰：設果被逃者，則余必唯爾等是問。衆盜皆鵠立兩傍，囁嚅而言曰：首領請毋惶急，彼雖勇敢，然究係一嬌小之女子，必無若是之豪胆。且彼縱不顧生死而爲之，則此間之機關，殊縝密。入此一二月者，不能盡悉其中奧妙。而資質愚魯者，且出入達百餘次，而尙不能知其啓閉之祕法。彼入此甫數小時，又未親行一周，彼豈神怪而卽能無聲無息而潛遁者乎？考此數端，則

可料彼必無逃遁之力也。盜魁沈思良久。始喟然言曰。爾等之言。果亦近理。然則彼究何果而尙未興乎。噫。彼豈悲痛莫伸。而竟自殺乎。爾等速爲余往探之。倘有所失者。則余必宰爾侍奉之二人。不該貪眠而不伴彼終宵也。斯時侍奉愛倫之二盜。聞之面皆頓呈灰白。餘之衆盜。則以負罪有人。故皆不問愛倫之如何。立時鴉飛而雀散矣。侍奉之二盜。急趨至愛倫室前。伏其短窗之罅而內窺。則見繡帳下垂。粉白之革履。行列於床下。案頭殘燭半枝。將滅而未滅。叩其窗。則不應。呼之又寂然。二盜面面相覷。曰。奇矣。奇矣。今將奈之何哉。彼女豈眞死乎。或竟潛遁而故置其革履於床前者乎。意果然者。則余等亦將殆矣。輾轉思索。絕無長策。不得已。乃撬其戶而入。掀帳燭之。則見愛倫挺其四肢。殭臥床上。如已死然。推之弗動。呼之亦無聞。察其遍體。則嫩

膩如故。無一傷痕。二人狂急。不知彼何爲而死。乃大呼首領來此。女果已死矣。盜魁聞聲趨至。手執鐵錐。猛擊二盜。初撫之亦謂死已久矣。旣而細察之。則覺其鼻孔中。尙有一線之呼吸聲。四肢間亦尙有細微之熱度。乃知彼爲暈厥而未死也。於是急命羣盜以溫水進。撬其牙而灌之。撫其頰。捶其胸。未及五分鐘。而愛倫悠然蘇矣。雙眸略啓而復合。淚珠潸然而下。口嚅嚅有頃。卽呼曰……苦矣。上帝乎。憐我……阿父乎。吾親愛之阿父乎。兒不孝……兒殺阿父矣……兒將隨阿父而死矣。——上帝乎。阿父無辜。願殺余而保我阿父之軀。言至此。淚更如泉湧而出。盜魁聞之心亦閔之。呼曰。此真孝女矣。乃急呼曰。好女子勿爾。上帝憐爾。決不使而父有毫末之損也。好女子速醒。爾欲見而父。余當送爾以歸也。愛倫至此。復出其……苦矣。一聲神志頓

時清醒。瞪其目直向外注。略不一瞬。既而大聲言曰。彼等皆敢入吾室者何也。速盡爲余出。盜魁聞之。乃怒詫衆盜。衆盜又驚散。愛倫回眸時。則見一盜立案旁。正在暗暗墮淚。愛倫見之甚奇異。細審之。則卽爲昨夕侍奉中之一人。然亦不介乎意。盜魁見愛倫方甦。深恐其一念生父。而復遭暈厥。急復慰之曰。好女子。爾何自苦若是。爾父此時仍安然斜倚於安樂椅上。余等衆兄弟亦未嘗傷其一髮也。願爾好自爲之。伴吾三日。余必當送爾還家。決不有害於爾者也。愛倫聞之。強笑曰。首領愛余備至。卽老父亦僅若此。余感佩莫名。祇以骨肉之間。天情使然。思父之念。驅之弗去。余遂於勿知弗覺間。而頓失其神志。而長呼吾父矣。余既許首領以十日之游。則自當遵所約。決不敢存早行之念也。盜魁曰。若是則甚佳。乃爲之具飯。愛倫略食數匙。卽曰。首領

能導余於此間一游。一舒胸襟中之積悶乎。盜魁曰。甚合余意。乃導之而行。行不數十武。則見小池一方。不甚寬。碧綠之水。流亦有聲。小魚數尾。時浮水面。盜魁投食物以戲之。愛倫問曰。此池何能關哉。其爲天然者歟。盜魁曰。非也。此爲人工穿鑿者也。下通大澤。其流水與外河同。愛倫又曰。然則小魚何自乎來哉。曰。捕之於外而養之於此也。旣而緣小池而走。則見怪盜十餘人。皆以拋球爲嬉。頗饒興致。惟地窖之中。各處之洋燭。晝夜無息。時愛倫又曰。此寥寥數處。不甚祕密。余昨夕自何處而入者。盜魁曰。余亦勿能憶。但十日後。爾自能知之。此時姑勿問。

是日之夜。盜魁卽命昨夕侍奉者之二盜。仍輪流而伴之。勿得片刻離。蓋深恐愛倫一人在。思得其痛事。而復暈也。及至夜闌更深。衆盜皆已熟睡。一盜

坐桌畔時興歎。愛倫視之。卽適間流淚之人也。好奇之心。不覺陡起。乃問之。曰。爾爲何許人。視爾年尙在少壯。爾之貌。雖怪異。亦非過兇者。何不可爲。而甘心爲此殺人味良之劇盜乎。劫我者。爾亦在其中乎。其盜聞之。默然不答。者良久。旣而淚又涔涔下。長歎而言曰。密司。爾何知。余豈甘心爲盜。余實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今見密司遭此劫。余實苦痛鬻集。蓋亦同病而相憐。……密司乎。余實一弱女子也。何能劫爾哉。愛倫聞之。頗爲駭異。細審再三。始曰。嘻。爾何誑我。爾爲此間之大盜。何得云爲女子。爾此可驚之面。長鬚滿頰。女子而有此者乎。余無能殺爾。爾亦不能加害於余。盜則盜矣。何復隱瞞。愛倫語至此。彼盜更哽咽不復能語。旣而至床前。長跪地下。悲泣曰。密司如不信。云余誑者。則余之心。更痛莫能名狀也。今傷心人遇傷心人。余亦何不剖

而白我心。言時。逕解其所御之異服。裸裎而起立。愛倫猝視之。則雙乳聳然。實一女子也。愛倫見之。不禁大駭。乃急命之起。而謂之曰。爾既係女子。則何故爲盜。且此窟皆爲男盜。而又獨爾女子者何也。彼盜聞之。泣更甚曰。密司有所勿知。余實非甘心居此盜窟者也。適見密司悲痛之慘狀。余亦不禁觸景生情。暗自墮淚。余之苦史。倘爲密司道之。諒密司亦必爲我放聲一哭也。言時。復御其衣而言曰。密司須知。余實非盜。余實爲惡盜之傭婦耳。然而既入此矣。則非盜亦盜矣。愛倫急言曰。爾既爲傭婦。則何故而欲以爾父母所賜潔白之面飾爲若是之兇穉。盜曰。余之苦史。卽在此中。密司勿聲。余當述之。彼盜復唏噓良久。乃言曰。余爲美利堅人。我父在日。爲駐英公使。余以幼失母恃。隨父來倫敦。孜孜功讀。年二十五歲時。畢業於英倫某大女學。其時

倫敦有一人。年少英俊。在小說界上頗負盛名。我父深契之。冰人來作伐。我父以愛余甚。遂許之。嘗云。嫁人當求才。不可徒求財。有財者雖富。擁百萬。然而二世三世亦必盡亡。有才者則雖家無担石。然其十指者。即隨身移動之資產也。即以余論。余亦貧寒無立錫地者也。且多才者知禮義。富有者半茅塞。嫁人不淑。更難爲生。未幾而余爲新嫁娘矣。吾夫家徒四壁。不蔽風雨。終日埋首案頭。吟詩爲書。筆墨生涯。以入而抵出。亦綽綽乎有餘裕也。時或吾夫有不及。則余助之。夫唱婦和。雖貧而甚樂也。四年後。生二子。一已撫床。一則尙在襁褓中也。而吾父亦積勞致病。已於去年長逝矣。去年七月中。旬二鼓時。余與夫君共坐室中。共討小說之構造。長子繞漆畔。次兒正在哺乳。父子妻女團坐一堂。家庭幸福。頗堪自慰。不意樂極生悲。在彼時。忽有劇盜三

四輩破扉而入。見余等在。先以槍托猛擊吾夫首。吾夫腦醬迸裂。遽倒地而死。長兒狂哭呼父。則又以利刃穿長兒腹。長兒血流標杵。亦逕死。余見此慘狀。抱吾夫而狂呼援救。則盜竟縛吾手足。塞吾口。奪余懷中之小兒。擲中庭。將余橫拖直拽而虜入此也。余思和穆之家庭。慘罹此劫。痛吾兩兒。哭吾夫君。一死終日者數矣。不料盜魁見余貌可人。強欲納余爲妻。余甯身死。志不可奪。堅不允。於是慘無人道之毒刑。日必十餘施。體無完膚。余此時雖屢欲死。而惡盜防範綦嚴。何能得間一夕。乘盜皆酣睡。余潛起。以首觸柱。間欲死。不意室外有盜窺視。躍入余室。縛余手足。盜魁見余不能以強蠻迫。乃竟施其惡毒之計。以獸毛和漆塗余面。使余不得復出。日以奴婢役使余。余思徒死無益。父已死。家亦亡。報此深仇者。除余莫屬。乃日夜守此。默禱吾夫吾父。

陰祐殺彼惡盜。乃幾爲而幾敗。敗一次則毒刑亦加余一等。今密司亦爲余之弟二人矣。余見密司痛而已之痛。亦鑽心而入。故余之淚珠奪眶而出也。惡盜見密司青年。且甚美麗。故此時善養爾心。欲徐施其邪念也。……噫。密司乎。余深爲爾惋惜也。言已。淚復簌簌下。愛倫聞之。亦卽含淚而告。以所以入此者之慘况。且謂曰。此窟中僅有爾一女子乎。惡盜皆如爾之長毛滿頰者乎。曰。否。余去而彼來。伴爾者亦爲女子。彼亦與余同病。其所遭者。視余而更慘。此間女子。約佔男盜三分之一。皆甚美。且多爲富家中人。今則面皆漆長毛。不能辨。但除余二人外。盡已威迫而成白臉盜之妻妾矣。中有一女盜。技超儕輩。每出劫。彼必爲先鋒。卽劫爾者。彼恐亦在其列。愛倫曰。白臉盜何解。曰。白臉盜者。卽面貌稍正之男子。終日御華服。戴高冠。四出探聽。某家財

富。某家妻美。而後通知於盜魁。以飭怪面者出而劫奪者也。余來此一載餘矣。所罹之女子不下二十餘。而其以悲痛自盡。及受刑毒而死者。兩可相抵矣。言至此。微聞叩戶聲。女子啓視之。則值班陪伴者至矣。謂女子曰。爾盍睡休。余當爲伴。愛倫見之。急問曰。彼卽與爾共痛苦者乎。曰。然。彼之苦楚。較余而更甚。愛倫乃呼其人至床前。問之曰。爾亦去年被盜虜入此窟者乎。爾爲何許人。其能告我以約略聊解岑寂乎。其人聞之。已泣不能聲。旣而曰。密司余乎。余實一天下無二之苦女子也。道之亦足慘煞人也。余家共五人。父母在堂。二幼弟。余爲長女。父母年皆垂晚。良田千畝。耕耨自給。余自幼許字於戚家。去年年二十歲。將於秋令九月。作新嫁娘矣。一日盛暑。天垂暮。余方與父母及二弟等。納涼於簷下。父母道故事。意甚愜。彼時一輪皓月。已升自東。

方田畝間一片銀色。風吹稻叶閃閃作彩。天然佳景。至爲可愛。丁此時也。忽聞極粗俗之歌聲。由微風之傳遞。直送耳鼓。一瞬間而少年三人。手執巨扉。踽踽而來。余窺之。則皆衣華服。戴草冠。殊不類鄉野蠻夫。方詫異間。而三人已齊至身前。見余在。急駐足。上下迫視。嬉皮笑臉。爲態殊狼倉。余羞甚。急起而反奔入室。彼等又目送之。且呼曰。好美麗之女子。何逃避爲。余等非嚙人者。僅欲略領丰采而已。吾父聞之。遽大罵曰。賊子何得放肆。人家女子。於爾何預。去則去。不去。余其呼警而執爾於法也。三人聞之。亦不置辨。皆一笑而去。明日此時。余等又坐簷下。而彼三人又來矣。至阿父前。鞠躬而問曰。請叩老父姓氏。卽居此乎。又指余曰。此女子爲令愛乎。彼體態輕盈。殊不類鄉村女。今當冒昧陳一飼。去此十里之遙。有一少年。年齡正與令愛相若。家多財。

而爲人又甚風雅。彼見令愛姿色。涎之已久。讚美之聲。時聞於耳。且云能得令愛爲偶。則三生夙願已償。死亦無怨。然終不得相當之人爲之作伐。故今者憂鬱且成病矣。而余等常嗤之以鼻。不敢信。今睹此。則令愛殊爲天仙中人。果然名不虛傳矣。余等不才。願作冰上人。成全彼等之美滿姻緣。何如。余聆至此。覺羞慚無置身之地矣。急起身欲遁。則一人已猛執余手。不肯釋。且曰。好女子。爾無若是能從余等。則半生幸福無窮也。余不能爭。乃竟失聲而哭。吾父吾母皆大怒。趨前急批其頰。並罵之曰。賊子何得猖獗。老夫殺爾。且詈且批之。斯時也。一人忽向西狂奔。須臾似人非人者。五六輩疾奔而至。其人且厲聲曰。衆兄弟。速爲我斬彼老僧。中有穿紅衣者一人。袖出利刃。直前揪吾父髮。先斬我父一手。吾父手已落。而口中之罵詈聲更厲。盜卽以利刃

直刺其口。由後頸出。我父倒。血流滿地。然口又嚙嚙動。作大罵狀。吾母及余見之。皆大呼盜。彼盜復將吾母砍爲肉泥。鄉鄰聞聲至。則并殺數人。縛余肢。呼嘯而入此矣。余入此後。大盜強欲迫吾爲妾。余不肯。炮烙之刑。已數十次。施於余身也。女子言至此。又搖首痛哭。但哭。又不敢出聲。愛倫聞之。哭。前來之女子亦哭。三人環抱。爲狀殊慘。

第十五章 愛倫之伶俐

二女子方與愛倫抱頭痛哭。聲至淒楚。傷心人遇傷心人。正在各伸其悲痛時也。倏而天破曉矣。陽光微由小孔內透入。殘餘之燭。已不復有適時之光耀奪目矣。愛倫急斂淚。推二女子曰。二姊速收淚。勿復爾爾。同病人相遇。雖當共訴所苦。然今天色已明。盜亦漸起。脫爲所聞。則余無所損。二姊不將被

責歎。今余得二姊爲伴。雖萍水相逢。然而一見成知己。余心亦甚慰焉。今當屏棄所苦。思籌善後。卽淚不能止。此時亦當強壓之。有淚者隨時可出也。且上帝憐人。終必使吾等有一日復睹天日者也。姊姊速收淚。姊姊勿爾。言已長歎不已。二女子聞之。乃急以袖拭淚。曰。賢妹乎。旣入此矣。欲達復睹天日之目的。恐今生難矣。上帝殊無目。上帝何得具憐人之心哉。余等初入此時。亦常祝上帝仁慈。憐吾苦女子受劫。終當殲殺大盜。而救吾等以生還者也。然而歲星已將二轉。非唯依然未能出窟門一步。且刑罰日加。而未有芟也。余等半生已過。死無足惜。所可憐者。吾妹也。視有可乘之隙。當力盡綿薄。助吾妹以出此窟也。言已復相持而歔歔。

旣而語聲漸雜。刀釵聲亦錚錚不絕。蓋盜皆起矣。且均在共作早餐矣。先來

之女子。乃拭淚強笑而出。須臾復入。手持佳羹一碟。陳愛倫手曰。吾妹試用此。此羹味殊佳。頗能培養精神。愛倫戚然曰。姊姊何復持此入。求速死矣。何復用此滋體羹爲。女子輕聲苦勸曰。遇冤不思圖報。而徒求速死者。眞天下唯一之棄材也。余觀吾妹氣激昂。且甚豁達。今乃何爲而欲作此兒女態。以自戕於身耶。余等方入此時。亦時以殺身爲志。且亦舉之非一次。然而劇盜惡甚。非唯無裨於事。且必以此而自求彼輩之施刑也。卽以余等之獸毛漆面而言之。亦無一非此之禍也。雖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然能長思遠計而爲之。則亦終有成功之一日也。余等昔時雖時思潛遁。然而終以孤掌難鳴。不敢冒昧舉事。且面目如此怪異。擦之不下。卽一旦而能出。則亦無顏以忝居於人世。故常將欲舉而又已。遲遲未肯從事。賢妹雖亦嬌小弱質。然得爲

伴侶。則亦殊足以壯余之胆焉。賢妹速飲此。勿以小事而礙大舉。余等雖無能。終必竭心盡力。思一萬全之策。以使我妹之生還家鄉也。余等能共出。則幸甚。不然者。則必天命之不可違也。言已。復強執愛倫手。以羹陳之。曰。賢妹速飲此。勿再固執而傷於余等之心也。愛倫含淚曰。深謝二姊厚意。余如得能達復還家鄉之一日。則雖填溝壑。亦必不忘二姊之大德也。言已。乃受之。而強進半碟。

午將至矣。二女子取出盛筵入室。愛倫見之。作噁曰。二姊何復若是。余雖不欲自殺。然而以憔悴之體。此濃濃者。尙能下咽乎。麵包一方。已足以養我生矣。姊姊速璧之。若欲以客相待。則非知己。何能謀大事。一女子含笑而前。輕謂之曰。余豈不知吾妹憔悴。而反欲以此相強哉。雖然。今日者。吾妹縱不能

嚙半匙殘羹。然亦須強忍而食之。且席間須示笑逐顏開之狀。萬不可略現憂慮之色。蓋謀潛遁之事。皆在今日爲進門之第一着也。愛倫正色曰。何謂哉。女子乃復言曰。適時余出。首領諄諄問爾興乎。昨夕得安眠乎。余答以女子已歡笑如故。不復若一昨之憂容滿面矣。首領乃命廚役設盛筵一席。謂將使爾盡忘痛若。不復存思家之念。少時當來陪爾以食也。愛倫聞至此。悵然曰。惡盜爲余伴。余復何能下半匙於咽哉。女子急曰。妹毋躁。此食有大益。切不可顧慮細義也。首領者。直一莽夫耳。無心計。酷嗜杯中物。酒醉後。卽殺人淫人之祕密。亦必於不知不覺間。盡情吐露於外。彼旣愛吾妹。則吾妹當略施聰敏手術。坐以伴之。強笑以和之。灌之以酒。殷殷相勸。使其醉而不能自主。乃於言笑間。微探其蓄意之若何。復請導至各處游。促彼示爾以機械。

妹有所求。彼必有應。機密既悉。則行之。又當稍易矣。此則有心人之所爲。且非聰敏伶俐者。更不能敷衍於無形也。噫。此事甚大。吾妹願循吾意而行乎。請三省之。愛倫昂首良久。乃慨然言曰。姊姊有命。妹何敢有違。盜魁如果係莽漢。則余必忍心耐氣。屏力而探之。一日不能。則二日。二日不能。則三日。——愛倫言至此。盜魁昂然入矣。執愛倫手。強之入座。愛倫含笑坐。盜魁命二女子取美酒二瓶。斟一杯授愛倫。愛倫亦滿斟一杯而還敬之。盜魁張口大笑。似頗形得意者。既而又笑問愛倫曰。爾父作何業。家况若何。愛倫答以父業商家甚微。此寶石者。亦阿父十年前所得者。盜魁復問曰。好女子。居此能適於體乎。爾如能安居於此。屏除思家之念。則余當待爾以上賓禮。教爾以管絃之娛。此中雖爲地窖。然久居之。衣無憂。食無愁。實有世外桃源之景。求

之且勿能入也。愛倫曰：余尙係無識小兒，何入而非適？且首領待余誠，卽吾父亦不是過也。今而後，余誓必息心靜氣，而日伴首領於左右，骨肉雖親，終有別離之一日。余思之已透，決不復思阿父，以自傷於身也。且言且滿斟於盜，盜意甚愜。倏而美酒兩瓶已告罄矣。愛倫命二女子復取一瓶，起立雙手而斟之。至三起，盜魁曰：余將醉矣，不能復飲。愛倫復取大杯而上，獻曰：疊敬佳釀三杯，祝我首領萬歲萬歲萬歲。言已，深深致敬。盜魁歡躍曰：可愛哉。好女子也。稍待，當導爾周游此中也。言已，又舉觴而痛飲。一瓶又頓盡。斯時盜魁已半有醉意。若復勸之，則尙可盡一瓶。然而半醉則知覺半失，尙能行途。若至酩酊時，輾轉高臥而不復能行一步矣。愛倫方欲利用其半醉，故至此遂不復灌也。二女子侍奉在側，見愛倫之智，敬且憐也。

酒既闌矣。盜魁乃執愛倫。手歡然起曰。好女子。今日一飲。余心殊快。今當導爾以游矣。言時起身行。愛倫歡然從之。先至一室。見草榻數十具。首尾相接。間有未起者。則尙鼾聲如雷。骯髒之氣。不可一聞。愛倫沿榻畔而走。忽聞呱呱兒啼聲。直刺耳鼓。既又聞乳母之哺乳聲。愛倫詫曰。此小兒之啼聲也。何自乎來哉。盜魁斂顏笑曰。此余之孫兒也。余福厚乎。愛倫曰。首領抱孫。福誠無量。言時又轉入一室。則見胖夫三數人。皆衣短裙。笑聲格格。正在作烹調事。蓋皆宰夫也。見首領至。皆肅然舉手爲敬。盜魁復謂愛倫曰。彼等甚忙碌。今晚當更有佳餚以饗爾也。言已復經一小廊。入一室。則見所坐者。半爲怪面。而半係俊俏少年。或奏琴。或唱歌。幽揚之聲。亦殊可聽。諸盜見二人至。又皆肅然起讓。盜魁謂愛倫曰。爾好之乎。愛倫曰。門外漢也。盜魁乃復導愛倫。

出歌樂諸盜。皆目送之。又微聞之曰。此娃真可愛。非余等之力。首領亦何能得之哉。盜魁復導愛倫行。未數步。則幽黑如漆。一壁當前。不復可行。愛倫曰。止此乎。盜魁曰。豈止此哉。尙有可玩之地。皆未至也。言時。探懷出一乾電筒。燭壁隅。見地上有一小磚。愛倫此時全神貫注。雙瞳略不一瞬。但見盜魁以足力蹴之。則頓顯一巨大之洞。燈光甚明。愛倫俯瞰之。則石土成級。盜魁乃挈之拾級而下。一巨大之燈懸於上。書比藝場二字。既下復轉而上。則見劇盜成隊。各以鐵丸互擲。爲練習奪鬥之技。盜魁謂愛倫曰。爾毋懼乎。愛倫笑曰。余雖弱。然所見亦已不止百十次。此區區者。曷足道哉。既又問曰。此處爲弟幾層矣。盜魁笑曰。聰敏之女子。何亦不能別哉。此卽與爾適時所居者。實爲平坦者。爾適時行石梯。拾級而下。後非復拾級而上乎。余之所以築適見

之靜壁機關者。蓋恐有人入此搜捕。則彼不識彼壁之機關。僅能入此而不能進。爾所居之處。而此處者。僅爲游藝之空場。珍寶財物皆在彼處也。愛倫曰。然則此地如何地。曰。此上卽薩唐洞大澤。終日流水淙淙。余等數十人。皆爲水晶宮中人也。愛倫詫曰。然則何能穿鑿之。而使彼不致下圯者哉。盜魁曰。此則難言矣。特此區區者。余已匠心四年有餘矣。愛倫仰視之而笑曰。佳哉。首領之學術也。若是則局外人何得而問津哉。盜魁曰。枉之未能入此者。卽已出入一二次者。且亦勿知孰爲出道。孰爲進道。卽辨之。而亦難盡悉其機關之巧妙。卽如爾者。昨日由何道入。爾能憶之乎。愛倫曰。方嚮易辨。何能憶哉。盜魁曰。來。余指爾視之。則爾更當佩余心計之工也。言時。至一處。謂愛倫曰。爾於此處入者。門在此。爾如能啓之。則聰敏甚矣。愛倫昂首細察。覺一

無可異之形跡。唯上有寬約尺許之小木三方。拽之皆不能動。復視地下。則平坦潔淨。更無可疑之點。審察再三。不能得。盜魁笑曰。機關密乎。余之思想高乎。復有人能破而入乎。卽入此。亦必自送其死。不能復有倖出者也。愛倫曰。誠然。然則首領請示我。盜魁乃笑而舉手執正中之木。旋轉之有頃。而此木忽拍然下墮。頓成一小梯。室中豁然開朗。小洞現矣。愛倫狂呼曰。奇哉。奇哉。上蓋之石。何往矣。盜魁曰。入於亂石中矣。復以手指洞外曰。爾試視之。洞外盡爲蘆荳草及邱壑。此處蓋爲虎狼之宮室。無一居戶。貿然出者。則必葬身於猛獸之腹也。愛倫窺之有頃。掩耳曰。可怕。可怕。何若是之荒蕪哉。盜乃笑而以手推木梯。漸推而漸小。旣又成一小木。復施之有頃。而一石又閃然蓋置如故。愛倫曰。佳哉。佳哉。若此機關者。雖窮終年之考慮。亦決不能明晰。

者也。盜曰：此兩機關者，特爲出入之要道耳。其他可驚歎者，更不勝枚舉也。愛倫隨盜游，處處誌之。而於出入必經之二機關，又加意注意。彼之掩耳驚惶者，特亦故作此假惺惺，以使盜魁知彼爲弱質，而不疑於彼也。愛倫回入已室，二女子復來相伴，二人卽含笑而問曰：吾妹妹之智，殊足歎服。今日一行，個中祕密，當已盡情得之矣。愛倫曰：無關者，亦不甚在心。唯出入之二機關，余已得之無遺矣。女子曰：甚佳，此亦天授之良機。然而盜魁能入此伴，爾以飲，復導妹以游者，余等亦費盡心計矣。今旣若是，則吾妹其願卽速設計，而共遁之乎。適聆盜魁言，是決不能安然復使吾妹出此者也。愛倫曰：良然。佳機難逢，何能坐失。二妹若能共生死者，則當於今夜行之，不可猶豫。今晚者，盜魁又備盛饈，得復來伴吾，余當更行痛灌之，使彼酩酊大醉，思一萬全。

之策以行也。

第十六章 愛倫潛逃

二女子復曰。潛逃之計。當奈何。余等亦不可不預爲籌之。愛倫曰。是則當隨機而應變。預籌之。則反覺其難矣。今晚復灌盜魁以酩酊大醉。可殺則殺之。而遁。得遁則復舉火而焚其窟。使不復留一孽。二女子笑頷之。

天已晏矣。室中之長燭登發其燁燁之光。盜携擲杖入。愛倫笑而起迎之曰。日已落矣。人家必已圍桌共作晚膳。首領許我之佳肴。何尙未至。余平素食以麵包數方。充塞飢腸。今午得嘗佳味。一思及之。饑涎卽點點欲滴也。盜魁笑撫其背曰。小女子何若是之好頑。廚夫知爾愛佳味。故格外殷勤。此時尙在烹調中也。好女子姑稍待。愛倫曰。謝汝。須臾。廚夫數人。共舉美肴而至。杯

匙橫陳滿案。愛倫躍然喜曰。此等佳肴。余生平未嘗一嘗。今而後得按日而啖矣。嘻。余不知修到幾生。而能達此美滿快樂之幸福。盜魁曰。良然。復命二女子。取佳釀二瓶。供案頭。愛倫遂舉杯滿斟而陳之。且笑問之曰。首領何姓。高壽幾何矣。盜魁笑曰。爾叩余之姓氏乎。此則難矣。余係洒脫之人。一歲之中。姓氏尙數易。甚或一月之中。而有二三遷也。好女子。爾知爲盜之樂乎。不入其境。不知其味。爾如居此。屆二三月後。則知此情此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愛倫曰。良然。規無道。救小民。固爲人生惟一之功德也。首領業此幾年矣。盜魁曰。自吾祖王父。以迄於余。渡此快樂生涯者。蓋已三世於茲矣。特吾祖吾父。皆小爲之。至余今日。而益形昌矣。四年前。余蟄居倫敦。聚友十數輩。略施小技。已足以優游歲月。絕無凍餒之虞矣。祇以倫敦爲法網嚴密之地。余

等雖勇敢。然終難敵彼輩成羣結隊之偵探。與警軍之伎倆。狡獪百出。中心不無戚然。故遂合二三知己。覓得此地。鈎心鬥角而營此窟。作爲永久之計也。弟兄五六十輩。皆甚忠心而勇昌。愛倫曰。然則首領居此矣。如已爲世外人。則當與外人隔絕。何復時改其姓氏哉。盜魁笑曰。好女子。爾誠年輕不知世事。余等雖爲盜。然而盜之道。亦難無哉。劫戮必須擇富有之家。然而天下人誰肯告人以吾多財帛。吾有嬌妻美妾。而此間之衆弟兄。則皆面生長毛。祇能於黑夜時出外用其武力。間雖有白面翩翩者數人。在外偵訪。然終十不能得其一二。而余非神。又何能知孰有美妾。孰多財帛。於是乎必須躬親出外探之。今日衣何衣。則用何名。明日易何衣。則又復易一姓氏。若是則方能神不知鬼不覺。盡得人之富貴貧賤。孰可劫。孰可已。歸而吾行命。彼行武。

蓋彼等皆係鹵莽之大漢也。愛倫曰：然則首領亦良煩者矣。魁魁曰：煩則煩矣。然而追尋其趣味。正未有艾也。經商者慮盈虧。爲官者負重職。而余等只能劫一次。則數月之衣食無憂。且亦無所用其深心……好女子。汝亦知余縲膝之兒孫。已七八輩矣。愛倫佯詫曰：此何來哉。余適聞兒啼呱呱聲。本卽欲叩首領。此間盡爲男子。何能舉兒孫。豈以何術而螟蛉者乎。抑或劫奪而來此者乎。盜魁嗤然曰：爾何知哉。此間女子達半數。皆爲余之媳。七八輩小兒。盡爲彼等所生。何得謂之螟蛉哉。愛倫曰：然則余何未嘗見一女子。豈彼輩皆深居密室者乎。抑或卽雜於怪面中者乎。曰：然。爾聰明伶俐。何亦不能辨哉。言時。回首指二女子曰：彼二人者。亦女子也。特非余媳。而爲余之傭婦耳。愛倫佯驚曰：噫。余何勿能辨哉。嘻。上帝賜彼等清百之面目。首領何故而

欲使之成爲若是怪異者。余初尙以爲彼等皆爲野民。首領必以彼輩力壯。故使之任此劫奪之職也。萬不料彼等之本來面目。亦爲清秀者。噫。良可憐矣。雖然。首領其以何術而使之滿頰生毛。而永不能脫落者乎。且又何故而欲使之若是。盜魁曰。彼等旣入此矣。復不願與余之美麗男子。結爲夫婦。享安樂快活之幸福。而倔强無禮。覓死者有之。思逃者亦有之。余不得已。乃覓猛獸之毛。和漆塗其臉。擦之不落。彼等卽幸而潛逃得出。亦決不能復雜人間。使絕求死求逃之忘念。不意彼等殊無識。以禮待之。則勿覺。而以此計施之。則遂息心靜氣。且爲余傳嗣矣。卽彼怪面之男子。亦緣是故。爾不見數十人中。所御之衣服。有紅色黑色之別。須知彼紅衣者。卽爲女子也。間有入此稍久之數女子。其勇敢且逾於男子。每行劫。彼輩必居前陣。余深嘉之。

閱者諸君須知盜魁之所以滔滔不絕而作此議論者實欲以彼數女子而告愛倫以勿作求死計逃之念而自於身愛倫亦深明其意特仍歡笑如故殷殷勸酒連舉大觥曰願我首領飲此長壽美酒此基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盜魁張其爲牛之口舉杯而立傾斯時也盜魁宿酒未醒故兩瓶未罄而已至酩酊大醉矣且飲且作胡語不復能自主既竟伏案而睡含酒在口滴滴下墜如雷之聲直達戶外二女子忻然謂愛倫曰惡盜熟睡矣余等盍卽殺之而舉事愛倫推首曰二姊毋急急此時夜尙未闌衆盜尙有未睡者二姊盍卽在此果腹今晚必須殺之而逃出者也二女子含笑聚桌而啖觀盜魁甜睡女乃指而輕數之曰惡盜惡盜爾夢甘乎今日惡貫滿盈不久當作刀下之鬼矣惡盜惡盜爾往昔好戮人不謂今日者乃竟死於吾

輩弱女子手中。寶刀一揮。宿怨俱伸。言時在身畔取一小刃。躍躍欲試。愛倫急止之曰。姊姊時機尙未至。十可率爾。此時行之。則必有百礙。而無一利者。既而時鐘鳴十二下矣。側聞衆盜亦漸入睡。案頭酒肴。則已殘餘無幾矣。愛倫乃命二女子收拾之。復命二女子取長繩一。擬縛其手足。而遽以利刃砍其頸。直送之黃泉水路上。不意甫在整理長繩之際。微聞戶外剝啄數聲。愛倫聞之大駭。急縮手側耳以聽。二女子面均暈。舉手作勢示愛倫。愛倫急以長繩束腰袴上。一手推盜魁背曰。首領速起。夜闌寒深。隱几而臥。必致受涼。首領速起。言至此。又聞戶上蓬蓬數聲。而盜魁依然酣睡若死。二女子面面相覷。張惶失色。愛倫急呼一女子曰。爾聞叩戶聲乎。盍啓視之。女子戰慄而起。啓戶視之。則爲衣紅衣之怪面盜二人。問曰。首領一飲四時。此時當已畢。

矣。愛女遽哭迎之曰。首領豪量暢盡美酒數瓶。不覺倦容。頓現隱几而臥。余推之不起。呼之不應。余等盍卽扶之歸寢。久臥恐着涼也。二盜乃急推盜魁之背而呼曰。首領速歸寢。此室爲好娃娃所居。不可眠也。愛倫亦卽助之而呼。未幾盜魁呵欠而醒。雙眸如牛。紅焰若火。酒氣醺人。聞之欲噁。領謂愛倫曰。余醉矣。奈何若是之倦哉。愛倫曰。首領睡已一時餘。余亦數喚而不能醒也。盜魁乃笑而起。二盜扶之而出。足搖拽不自主。口中又尙言曰。好女子。寒氣襲人。須自珍重。後數語。已涵胡不能辨。

盜魁旣去。二女子曰。妹乎。余等駭且欲絕矣。思余等三命。何若如之蹇。事未舉而禍已先至。乃蒙上帝庇祐。未爲二盜所見。則亦幸甚矣。愛倫曰。雖未被見。然而事已危矣。由是觀之。可知行事之難。難已哉。余等之謀。不得謂忽。

矣。然而萬不料適有人叩戶來候盜魁者也。今一着不成。盜魁未殺。則第二步必須謹謹而爲之。萬一有誤。則三命殆矣。

既而戶外鼾聲雷動。此發彼應。愛倫知怪盜已盡入睡鄉。乃入床。下奩解外衣。緊緊束縛。二女子亦復依次入床行之。愛倫乃謂之曰。可行矣。勿多延而坐待天明也。乃復脫其鞋。置床前。跣足啓戶。三人先後行。足踐地無聲。窟中懸燈光如豆。三人擇暗陬處行之。道途亦頗能辨。先歷羣盜之臥室。既經廚房。復歷音樂室。咿咿小廊。則適見之牆壁機關當前矣。二女子乃伏地摸得小磚。蹤身蹴之。壁竟嗒然下墮。三人各牽衣襟。於級而下。首重難關已越。驚喜交集。不料環繞至比藝場處。登時黝黑如漆。二女子途雖較熟。然此時亦不能辨其東西矣。思欲撫牆而行。則空空然。并木枉無。一欲伏地蛇行。則

又不知首之所向。身畔又無半枝殘燭。用放一線之光明。當此時也。欲進無法。欲退不能。心頭痛苦。不覺鬢集。二人各在暗暗墮淚。吾淚滴於彼襟。彼淚洒於吾手。心心相應。何敢各慰一聲。鵠之有頃。愛倫乃附一女子之耳而細語之曰。天將明已。苦之此中。不將坐候惡盜之來哉。巧計反成拙。將奈何哉。一女子曰。不得一線之光明。終必坐此以死也。愛倫曰。然則爾敢回入寢室。取殘燭半截乎。女子曰。事至此矣。不敢亦欲敢矣。何得復辭。言已。摸索而欲復上石級。不意行不數武。忽足觸一物。女子不能駐。遽直撲倒地。愛倫等遙立。聞嗒然一聲。不如何物落地。方警愕間。忽聞可駭之聲音。直刺耳鼓曰。麥克降速起。麥克降速起。有盜在。速擒之。言時。火柴一閃。燭光發明。二盜一躍而起。則見女子覆於地。如已死。俯身燭之。則皆驚異曰。噫——奇哉——怪

哉。彼何爲死。蹴吾身而倒地者。其卽彼歟。噫。彼何爲哉。一盜急曰。彼佯死也。彼必恩潛逃也。此間必尙有人在。吾等速燭之。毋使逸。言時遽執燭而前。此時與愛倫共立之女子。身顫顫而震。淚泫泫而下。愛倫知大難已臨。插翅亦不能逃去。乃挺身挈女子手。含笑而迎之曰。二君晚安乎。二盜締視再三。則更愕然曰。奇矣。爾何能入此哉。豈彼二人將誘爾以逃乎。愛倫曰。否。否。勿屈彼等。二君勿聲。請稍息。余當爲二君傾衷情也。二盜頷之。立一旁。愛倫乃前執二人之手曰。請叩二君。此間爲何地。爾等皆營何業。二盜曰。嘻。爾何假惺惺爲哉。此間爲盜窟。余等皆係盜。所操之業。則爲劫人財帛。虜人妻女。此亦毋庸諱也。愛倫曰。然。但如此爽心味良之事。君等能安於心乎。二盜曰。富家擁厚資。抱嬌妾。不與以劫奪之。貧富階級。不將愈趨而愈遠。天理復何有循。

環之日。余等刼之奪之。功正莫大。甯有不甘於心乎。愛倫歎曰。雖然。言固如是。然而以余料之。則二君之爲此。亦必出於不得已也。上帝造人。必有可用之處。且其賦性也。亦必善。守本而爲業。雖販夫走卒。日逐什一之利。然期能餬我口。則亦安居而樂爲之。曰。略無愧於心焉。今乃蟄居此中。長毛塗面。天生靈秀之氣。湮滅而無遺。且潛伏於盜魁權威之下。自由均失。雖食珍饈。衣錦繡。擁嬌妻。抱兒孫。刼人奪財。飽我淫欲。雖無顧家顧室之憂。日居此地窖之中。與陽世隔絕。陰慘絕無生人之氣。且國家之法律彰彰。爾等雖人衆而勇敢。然而一旦不幸而被執。則世人非無憐惜之意。且必痛罵曰。惡盜當殺。若是則亦大負上帝造人之深旨矣。二君以爲然乎。但人非禽獸。誰不願趨正而避邪。故二君之爲此。余知亦必以財勢所壓。不得已而出此者也。然

乎否乎。言已復緊執二盜手，昂首而微喟，似頗具感歎之意。二盜相顧有頃，默然不語。愛倫乃復言曰：「二君乎，余今亦不幸而被虜於此也。余雖爲無識之女子，留在人世，亦無大用。然而男有剛強，女有烈性，余雖碎屍萬段，終不願屈服一詞者也。今者幸而遇此志同道合之二姊，余遂乘各人皆已酣睡之際，強彼二人爲嚮導，欲頂死而出逃，不意入此登似黑國，不能摸索其機，故使彼暈臥地上之姊，返取殘燭，又不料彼竟倒地暈矣。噫——可憐哉！——可憐哉！二君乎，余等雖有男女之別，然推其源由，固同病相憐者也。淪落人遇淪落人，當其匡不逮，二君能憐我三人之苦楚，而釋吾等以出乎洪恩厚德，當結草啣環以圖報也。」愛倫言至此，長嘆不已。既又言曰：「以余思之，二君亦殊可憫之人也。余等五人，盡其遁乎？二盜相顧有頃，乃喟然而言曰：

好女子。不謂爾年輕若是。而具此學識。余等實欽仰慚愧之至也。余等豈天生毒質。而甘心如此者乎。實亦爾所謂迫於勢而不得已耳。今既若是。我等其共逃之可也。特非人非獸。出此亦何能忝居人世哉。愛倫曰。此則無慮也。有志者。事竟成。此區區者。豈不能去哉。余雖不敏。然必竭余之力。爲君等重新者也。二盜曰。若是則甚佳。吾等其速行。轉瞬間天將破曉也。愛倫乃前撫暈倒地上之女子。輕呼數聲。此女卽霍然而起。蓋此女知已肇禍。故假絕於地也。於是五人遂啓石洞而遁。小鳥唧唧。鷄聲哇哇。如爲彼五人之得慶更生。而鳴歌以歡迎之也。

第十七章 愛倫重入盜窟

曙烟騰輝。朝旭初升。羣盜推枕而起。灑掃至此塾場上。忽見曙光奕奕。直射

四。隅。羣盜皆異。之。不知紅光之來自何方。蓋此深邃之地。窖早不與風雨結緣。間有日光可見。亦祇鑽罅而入。縷縷如金絲而已。今乃登改其鬼域之狀。甯非異事。急諦視之。忽見出入之石洞已啓。木梯直立於地。急欲呼守戶之二盜請問。則物猶在。而人已亡。四處呼喚。皆無所應。知有異矣。中有一盜曰。此無所奇。彼等必至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或攔路作小劫。擬即返。故失扃戶耳。或曰。否。否。此必有故。彼二人素謹慎。平日守戶甚嚴。從不偶啓。且首領曾有誠令。無事不許啓此戶。職在彼等。今豈敢若是之冒昧者。衆盜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忽有數盜喘息而出。顧衆盜曰。——事出矣。——事出矣。爾等曾見前夜入此之女子否。彼逃矣。——奈何。——奈何。羣盜聞之。更駭甚。愕然相顧。有頃曰。真耶……真耶。彼豈真已逃乎。數盜曰。是何誑爾。彼女來甫二

日扃戶高睡。必至午分始起。二傭婦亦伴之左右。不稍離。今者天方放曙。余等行經彼寢室之外。則見房戶洞啓。繡鞋一雙。橫陳榻前。殘燭半枝。傾仆臺上。木且燒矣。窺之。則闐然無聲。二傭婦亦不知何往。呼之無應者。余等情急。不得避嫌疑。急入內滅火。掀帳視女。則枕高床空。已不見纖影。所可疑者。則人已出。而鞋猶安置榻前。乃至各室尋覓。則闐無蹤影。噫。彼必逃矣。彼之逃。必係二傭婦誘之者也。羣盜默然良久。始言曰。是矣。是矣。彼之逃。豈特二傭婦誘之。且有守戶者。二人助之而偕進也。言時。指木梯曰。二傭婦雖知此戶之啓閉。祕機然。此梯殊笨重。非彼守之之二人。勿能啓也。但彼等四人之逃。於事尙無大礙。唯此女子者。首領愛之甚。今乃逃矣。則必重責余等矣。奈何。奈何。一盜曰。此時首領尙在酣眠未起。未聞此事。彼五人之逃。必亦未遠。余

等盍速分途追之。或能安然而返之也。羣盜皆曰然。於是十餘人遂悄悄而出。非奔追蹤而去。

薩唐洞大澤本爲荒野絕經。邱壑連毗。野樹轟天。蓋爲鬼魅之宮室。猛獸之狡窟。游騁公子皆視爲畏途。故盜窟營此。無人問津。余已述之於二章矣。愛倫旣與二女子及二男盜出穴後。重霧迷天。四望無邊。亂石縱橫。荒草後徑不知何者爲歸道。而此二男盜又非健者。平素亦只任灑掃之職。出穴者殊寥寥。故此間道途亦不能辨。尋索有頃。終不能得一大道。愛倫悵然曰。時不我待。盍速行休。若此荒塚累累之境。非身徑百次五十次者。縱尋至竟日。亦決不能得其歸途也。東方已吐魚白色。盜當起矣。盜起而失吾等所在。則必追蹤而至。彼輩路諳而步疾。不難縛吾等而歸也。不辜而被縛。則其毒刑且

不可預測也。吾等盍速逃。不可復求正道。而候惡盜之至也。上帝既憐余等。而賜以良機。則此時雖迷道。稍時終能尋獲歸途也。……行矣行矣。勿復所慮。四人皆曰然。乃披草鑽壑而疾馳。愛倫嬌小弱質。而此時雙足又跣。枯枝刺入足心。鮮紅之血淋淋而下。樹頭重露下滴。着背而身。怪其景至可憫也。然而愛倫以逃難心切。奮勇直前。雖血流地殷而不知痛。露濕重衫而不知寒。

五人奮力前奔。各舍生死。歷半句鐘時。方盡薩唐洞大澤。道路亦漸臻平坦。五人方慶幸。益振其精神而行。孰知未數武。而一溪又當前矣。水不甚深。而波濤則驚。五人徘徊不能進。登阜而矚之。則碧清流水。作一環抱形。蓋其源流與薩唐洞大澤。首尾相接者也。五人呆立悵望。進退維谷。二男盜雖能

浮水而過。而愛倫與二女子。皆不擅泅水術。無術可施。有頃。愛倫呼天長嗟曰。——上帝乎。——上帝乎。何厄我乃爾。既授我以出逃之機。則當指我以前途。使我安而還家。而乃使我入此絕境。今不辱死於盜窟。亦必作此間之餓殍矣。——噫。上帝乎。何忍心若是。——嗟乎。嗟乎。安知余青青小女。遽遭若是之大難。我祖我父。不知曾作若何之大孽。而爲兒孫者。須食此報乎。言已。嚎陶大哭。二男盜慰之曰。好女子。毋傷也。既入此。豈真能不思長策。坐斃於此乎。幸有余等在。終可渡爾。三人以過也。縱沉溺不起。則與此一泓清水爲緣。勝於鬼域不如之盜窟中。當萬萬也。愛倫泣曰。事至此矣。夫復何言。乃同二女子。依次伏二男盜背而渡之。既至彼岸。五人力蹲躅而行。濕衣淋漓。正如落湯之鷄。愛倫與二女子。昨夜皆失眠。今晨又奔波過甚。故此時皆憊

甚。乃就荒草茂密處依樹而略憩。不意喘息未定。二男盜忽推之而呼曰。——猛獸來矣。——虎來嚙人矣。——速逃速逃。三人皆驚甚。瞪目視之。則見百碼之外。一毛如紅霞之虎。竄奔而來。三人狂急。不知所措。蓋此處荒野。尤甚。猛獸尤多。而二男盜與二女子。又皆滿頰長毛。踰坐草堆。虎遙見之。疑爲小獸。將攫之以充飢也。愛倫此時。反挺身直立。略無懼色。曰。命該至此。逃亦何益。不死於盜。又阻於河。河旣渡矣。而虎又來。是非天命而何。早晚一死。不如乘此時葬之。虎腹已也。言已淚涔涔下。而虎益近矣。二男子急曰。好女子。勿若是。天將降大任於此人。必先施種種不可思議之劫難於其身。吾等兩關已越。此事又當百折而不回。且過難求死者。皆無用之人也。言時。急牽愛倫并二女子手而非奔。五碼之外。適有老樹一章。甚曲折。頗易上攀。五人乃

急攀而上之。甫及半頂。而虎已至矣。盤旋老樹鼻嗅地。有頃仰首張望。則見五人皆屈膝於枝間。嚙樹幹不能動。有頃。乃伸其巨爪。抓幹欲上。愛倫惶急。顛顛欲墮。忽見猛虎翻身倒地。旋轉有頃。狂吼一聲。熱血四濺於枝幹。締視之。則已死矣。方驚愕間。而二男盜已含笑挈愛倫手。扶之而下。曰。人當具勇敢之志乎。今者第三難又過矣。五人既下。乃急視此虎。則喉下有一傷口。血流殷地。愛倫詫曰。何人能殺之哉。余何未見。一盜應曰。余殺者也。余懷中藏有利刃。知余等匿枝間。虎見之。必亦攀而上。則乘其至半途而殺之。乃竟不出余所料。一刀而送逕彼之命也。愛倫曰。勇哉君也。智哉君也。非君在。則余等此時。必已依次而入葬於虎腹矣。二女子曰。昔聞人云。虎肉甚甘。食之頗有益於身。余等正苦輓轡之肌腸。無以充塞。盍卽去其皮。剖而略嘗之。二男

盜曰諾。嘗之亦無妨。乃以利刃削其皮。剝肉五方。復坐草中而分食之。愛倫此時亦以飢不能忍。故雖初啖。亦覺其味之鮮矣。無可言喻。二男盜復曰。好女子。三關能越。皆上帝之力焉。今而後。當不復有所事。安然送爾以歸也。愛倫曰。謝汝。謝汝。我如得全——愛倫言至此。忽舉其首。顛其足。張皇四望曰。二君速睹。翳何人。翳何人。彼來者何人哉。四人聞之。皆駭然舉目而遙矚。初不甚明。但見二百碼處。有數人於邱壑間。時隱時現。二女子曰。此無足異。或爲樵夫之來。此採薪耳。此聲甫出。二男盜頻搖其首曰。否。否。是何得謂樵夫哉。爾不見彼等之面。皆係吾團之盜乎。彼必知余等在此間。故追蹤而至也。嗟乎。上帝何爲哉。此真死難。決之能倖免者矣。言已。急挈愛倫等返身。跳躍而奔。

讀吾書者須知。薩唐洞大澤。非爲孤島。三面皆水。而西北隅實有一徑。可通大陸。蓋一小嶼耳。乃愛倫等五人。皆不明此間地理。臨高而望之。則三面白水洋洋。此小徑者。自湮滅而無餘矣。今愛倫等所見之人。確爲追蹤之惡盜。彼等自計議追尋後。十餘盜乃分途而出。共作三隊。至此者。卽於此小徑而來。彼等於邱壑間時隱時現之時。實未見愛倫等在彼啖虎也。而愛倫等若於此時遽倒臥藜藿深處。則或尙不爲所見。而逃此第四重之難關也。而彼等乃胆餒自逃。適足爲惡盜所見。羣盜追尋至一時餘。探穴窺隙。正苦無影無蹤。而此時忽見五人在前狂竄。乃急呼曰。彼五人者。豈非目的物乎。豈非余等所追尋之人耶。速追之。……速併力追之。勿使逸。聲甫絕。數盜已舉足如飛而來矣。

愛倫等雖捨生狂奔。不甚速。偶回首時。見數盜皆已在百碼之內矣。心尤急而足又不能疾舉。向彼等所逃之方向。適爲來時之退步。故此時來時之小溪。又臨前矣。不能越。乃沿水岸而奔。不數武而已。聞惡盜大喝曰。爾等復欲逃向何方。速受縛。此時雖插翅亦不能飛去矣。何復懵懵爲。愛倫聞之。胆幾碎然而碎。進無門。退無途。乃大呼上帝乎。——吾父乎。蓬然一聲。已一躍而入溪中矣。二女子及二男盜見之。均亦不約而同。大哭一聲。縱身隨之而下矣。數盜均已近在咫尺。見狀亦均齊躍下水。一盜挾愛倫登岸。又一盜挾一女子而起。復有二盜。則共舁一男子而起。方欲復下擒餘之二人。忽見一男子已登彼岸。疾馳而逸。數盜曰。置之可也。勿復追。復視未起之女子。則已沉溺水底不能見矣。羣疑其擅泅水之術。方詫異間。而忽見溪中之水。漸現血

色。既而女子直竄而起。浮水面。不復動。蓋此女奮身下躍時。其首適觸於躑
旁之亂石上。腦漿迸裂。遂下沉而死也。愛倫此時。已腹滿貯水。神志昏亂。倒
臥綠草中。作半死狀矣。盜乃撫之摩之。而使醒。愛倫既醒。淚下如雨。強起立。
忽見一女子浮於水面。血流溪紅。知己死矣。不知放聲大哭曰。——姊乎。姊
乎。姊何死耶。——嗟乎。余要姊偕遁。而竟陷吾姊以若是之慘死。余實害姊
者也。——姊乎。余必來伴爾以死也。言已。復縱身欲躍。盜見狀。急直前抱之。
強之坐曰。爾復欲死乎。此時已不由爾主矣。爾係聰明之女子。何入彼等之
彀。而思潛遁乎。今又獲矣。此舉甯非害我乎。今復欲遁乎。抑欲死乎。須知既
入吾巢。則息心靜氣。安度歲月者。最上之聰明人也。而竟欲尋死覓逃者。天
下唯一之憨人也。吾等皆爲何如人。豈能安然任爾以逃乎。爾以溪中之女

子爲鑿。彼逃之者數矣。今竟若是之慘死。則可知逃之一字。實非上計也。愛倫大罵曰。賊子何得嘵嘵。死則死矣。速縛我以歸。剛之殺之。由爾便。復多言者。行將無禮於爾輩也。盜聞之。怒曰。爾敢以無禮之詞而對我等乎。死在目前。復若是之倔强。言已。乃竟驅愛倫及一女子并一男子而行。

愛倫一途低首循思。盜魁愛吾甚。此時必仍有痛惜之心。而無大礙。然而余若倔强如故。與之相衝。則彼或竟怒從心起。竟殺以洩憤。則余亦無甚謂也。且彼等同還之二人。亦必受慘刑。則余心何能忍哉。有志者。事竟成。不如復低首下心。苦苦求之。或尙能免彼二人之死刑。須臾已入盜窟。則見羣盜鵠立兩旁。俯首若有所思。盜魁盛怒滿面。痛罵諸盜之酣睡而不經意也。蓋此時盜魁已聞知愛倫等竊逃之事。心中痛恨。而埋怨於羣衆也。當此時。羣盜

忽大呼曰。來矣來矣。逃者盡還矣。首領忽復怒。盜魁聞之。疑信參半。舉目而望。愛倫乘此時。急趨前伏盜魁足下而痛哭曰。首領怒我。首領怒我。小女子一時油蒙於心。意出此下策。今者甘苦已嘗。知逃實不可爲之事也。今悟矣。決不敢復存絲毫邪念矣。首領能恕我者則幸甚。倘不能恕我。施吾以毒刑。則余亦願承之也。盜魁冷笑曰。不謂爾年輕若是。刁詐之才。乃超人一等。昨午伴爾飲。微醉後。爾求余導爾巡視各室。盡探知個中之祕密。望戶外。又復佯作駭怕胆裂之狀。至夜後。又灌我以酩酊大醉。柔聲和臉。而竟出此惡心乎。不意余亦能入爾彀者。則爾之魄力大焉。今已矣。余亦決不能復如爾愚者也。愛倫曰。否也。余得首領助我以游。伴我以飲。則痛苦盡忘。而首領一去。夜深人靜。則不覺念我老父之心。油然而起。於是遂奮身挺死。而欲一見我。

父。此蓋天倫之常事也。首領當亦能知之者。余此舉非無寸益。而所受之痛苦。已不可言喻矣。言時。舉其血淋滿背之足以示之。并將遇屍泗水之事以告之。盜魁見之。已有憐惜之意。長歎曰。此皆爾自作之孽。不可活也。雖然。余固知爾初無是心。且亦決無此胆。所可恨者。彼四獠之引誘耳。余必力懲之。斯時同還之男女二人。皆伏於一隅。繙縮不敢動。盜魁窺之曰。何祇二人在哉。尙有二獠。何往矣。愛倫曰。一則死矣。一則遁矣。盜魁急飭衆盜縛彼二人而施刑。愛倫聞之。再拜而泣曰。首領恕彼二人。彼等實非主逃者。余以雖知個中秘密。然以力弱不能啓石戶。故求彼等助我。既出外。則見茫茫然不敢獨行。故又求彼等以送余行也。彼等頗和靄。皆允我請。余實陷之心。殊憫也。今首領復欲妄怨之。而加刑於彼等。則余之罪更甚也。首領而憐我者。則恕

彼卽恕我也。不然者。徑殺我可也。盜魁聞之曰。爾無妄謂。天下決無若是之深情人也。啓戶助爾逃。又復恐爾遇險。而願舍此間刑法於不顧。而甘心送爾以行也。爾勿庇之。而自取災禍。余必小懲之也。言已。卽飭衆盜縛二人手足。去其上下衣。覆地上。出鐵爐一。以長而且細之鐵針。置通紅之炭中燒之。有頃。擇二人之肉豐處。細細刺之。針着膚上。嗤然作聲。青烟裊裊上升。二人痛極而暈。則又以冰冷之水。漬之而醒。既醒。又復刺之。愛倫見狀。痛極而號。急直前奪其針曰。請殺我。請殺我。盜魁乃命勿復刺。昇之擲廚下。而回首謂愛倫曰。此卽爾前車之鑒也。今姑念爾初試。勿杖爾。此後復敢再爲。及背人覓死者。則必以此物賞爾。使爾死生不能也。言已。乃命勇健而忠心之二女盜。送之入房。終日監視之。勿許離寢處一步也。

第十八章 怪盜之投死

閱者諸君。余今當有一言報告矣。余述愛倫之事。滔滔成三章。其風起雲讖之事。亦復不鮮。然而屈指計之。則爲時僅三日。且此三日者。又爲此案甫發生後者。然而讀者視之。則必將謂余顧首忘尾。破綻層層。余亦自知學淺無能。于著作事業。素爲門外之大漢。故雖欲力矯此病。而終弗能。今者愛倫既已重入盜窟。盜魁防之甚嚴。亦不至復有可驚可駭之風波。瑣屑之事。余亦不能復細細紀之。乃急迴述福爾摩斯化裝服役之老嫗家矣。

初吾友福爾摩斯之易裝而侍病盜也。老嫗殊信吾友爲衣食不周之苦工。而以忠篤之心。侍彼者也。旣而男子死矣。則恐彼子平素刼奪爲盜之證據。或被吾友遺之于外。故匆匆使之出。而不復欲以助葬事。候盜至請彼等瘞

焉。數盜皆莽漢。一時何能察悉證物之已失。而老嫗痛子方甚。更不能憶此。戔戔矣。第二日後之晚上。一盜忽至老嫗家。欲取長衣。謂將于是晚出劫也。蓋彼已死之男子。卽所謂在外探聽消息者。故祇佩一徽章。作室于此荒村間。與老母共居。鄰右之人亦無知者。而吾友竊得之長衣。則爲專事行劫之大盜所遺于彼處者。今乃翻箱倒篋。而不見衣之所在。盜詫曰。衣何在矣。余之衣何往哉。老嫗曰。曾見兒病時。將爾之衣。與彼之徽章。皆置于褥下。而以身壓之者。今則不知何往矣。盜乃復檢其褥。則亦烏有。乃復曰。爾子死後。曾有人來此否。爾曾置之他處否。請速鎮定思之。老嫗曰。兒不幸死後。余痛之。且不欲生。復有何心以整理衣服。實未見也。且喪葬之事。皆賴爾等之力。助余料理。蓋深恐求之外人。而兒生時之證物。或遺彼死矣。余老矣。均無所妨。

惟恐禍延于爾等。甚至忠心服役之老叟。亦揮之使去。故此間實無人來也。老嫗言至此。盜急攙言曰。是矣是矣。徽章與長衣。必爲彼僮所竊也。噫。時不待久。必有極大之事發生也。老嫗愕然曰。何爲何爲。爾何知爲彼所竊哉。曰。余自知之。但問老叟之去。在爾子已死之前乎。抑在爾子已死之後。彼曾作若何之舉動否。老嫗曰。彼之去。在吾兒之方死也。彼欲助吾料理喪事。余不欲揮之去。無所舉動。曰。彼曾爲爾子整理何物否。曰。他無所爲。惟臨去時。曾爲吾子理床上之污衣。挾之投外室。盜證足已。是矣是矣。必彼竊者也。昔之頭。不能復存于頸矣。奈何奈何。老嫗聞之。反嗤然笑曰。爾癡乎。爾何爲哉。彼老叟來此。僅二日。而彼之來此。又以半途病發。聞吾家有醫生在。故來此求診。彼見吾子病劇。余又老弱無能。故願每日來此。二時爲吾子服役。作事之

忠厚任勞。又勝于常人萬倍。由此視之。彼豈爲行竊之人哉。且彼係苦力之工匠。見識甚鮮。何知長衣與徽章。皆在褥下。卽知之。則此物。又皆不值錢。且亦無可御無可衣。彼豈欲竊之。流露于外間。而自取其禍哉。故余料此二物。或一時誤疊于他處。而不能得。爾母急急。此時姑向他人處借用之。明日余必爲爾尋獲者。爾須知。凡物求之尤急。則得之適尤難。盜急曰。爾無曉曉。所棄之污衣。安在待余檢之。老嫗曰。污衣在水桶中。爾檢之可也。盜乃急覆水桶而檢之。則寥寥數襲。何有二物在其中。盜乃暴跳曰。殆矣殆矣。五六十人之命。行且死于爾一人之手矣。老嫗恨曰。爾豈真已瘋乎。爾究懷何意。余殊不能明也。盜曰。爾知彼老叟爲何人哉。曰。彼老叟爲工匠。余已爲爾言矣。且爾亦曾一見之也。盜大聲曰。老嫗。爾無昏昏。爾在夢乎。爾不思彼與爾家素

不相識。何一見之後。卽能不須爾錢。不食爾食。而甘心爲爾服奴僕役乎。天下仁人固有。然彼乃爲苦力之匠人。則尋生方不暇。且彼服役之二時。更爲苦力者緊要之時。彼烏能舍生而來此。老嫗曰。然則旣非工匠。以爾視之。彼爲何如人哉。盜曰。爾信彼爲工人。而余則可決之。此人者。實爲倫敦大偵探福爾摩斯也。福爾摩斯之爲人。想爾子亦曾爲爾道之矣。彼學術旣高。心計尤工。爲長爲下。神出鬼沒之事。尤爲彼之慣技。故余等雖勇。而終不敢與之角短長。卽新劫之亞爾迭村一案。初亦爲爾子等所探知。而余等劫之。此案初發之第二夜。福爾摩斯卽與案主登小樓上。共計逮捕余等之策。十三號之兄弟。往探彼等之舉動。不意匿隱身處。而已爲彼所見。啓戶追逐。吾兄弟在塘畔劇鬥。兄弟素稱能。彼役亦竟中一彈于耳。性命旣喪。幸躍入河中。故

得免死。若是觀之。則知彼既勇且智。實非善惹者也。彼既任辦此案。則自必竭心盡力。而以拘獲余等爲止也。顧我等之機關甚秘。外間無一人知彼亦數探矣。終不能得。而今乃不知如何。被彼探知爾等居處。而佯作病狀。以爲入門之計也。言至此。昂首凝思。有頃。喟然曰。是矣。彼等朋比爲奸也。彼醫生者。必福爾摩斯之老友華生也。日前余來探爾子病狀時。猝見有一僕役。固甚異之。締視之。固如福爾摩斯也。蓋彼不識余。而余則素識之。然彼化裝之學術。高至極顛。故多視之。又不似矣。遂亦不復在意。初不料爾子之死。若是之速。而彼之手段。又若是之靈敏者也。今證據已在彼手。則彼據之而求事之發生。不遙矣。但余之大難。又在于指顧間也。今晚不御衣而出。則首領必詰余。事必洩。而炮烙之毒刑。何能免哉。盜言至此。長歎不已。既又言曰。已

矣。事至此矣。再不拼死而奮鬥。更有何計。我不殺彼。彼必殺我全團。禍由衣起。衣爲余物。則余實罪魁也。今當以先擊制人之計。殺彼福爾摩斯與華生二獠。言已取短槍。匿懷間而出。老嫗至此。已戰慄不能復言。知老叟者。實係可疑之人而已。乃貪其服役。致釀此禍。脫不幸而事果出。則己身亦將執赴官廳。或竟斬之于刑場也。思至此。不禁泣然泣下。

吾書至此。當更述我友福爾摩斯矣。彼自執行刺之公家大偵探尼勃司與土匪復。天明時。卽解赴警署。彼二人入獄復。則其種種爲犯罪者所不免之。可痛可恥之事。自能不免。余亦無庸贅述。祇以日嘗鐵窗風味之數字包含之。

是夜十句鐘時。我友方與余共坐書室中。作閒談以解悶。余曰。尼勃司今已

解赴警署矣。彼平素在倫敦時。面頗紅。一呼百應。威聲甚熾。而一班趨炎附勢之人。尤皆脅肩諂笑。百般逢迎。大有一登龍門。聲家十倍之概。今者鐵索鏗鏘。前驅後叱。而赴警署。羣衆見之。莫不覷之而笑。此時此景。生死無從。難受者當何似。而警長傑斯泡吞。又懷恨于心。親來拘之。則其判罪當必甚重。彼素高臥豐食。今乃伏此鐵窗之下。縱不羞死。亦必致痛死也。福曰然。此誠所謂人事可拘。天理不可強違者也。——華生人之作事。由此可見。名譽爲弟二生命。求其上也。正如攀登高山。履巉岩。披蒙茸。偶一不慎。卽將顛撲身成。成。紛腦漿迸裂而死。欲達山顛之目的。難矣難矣。而敗之者。則如由山顛而下墮。其勢如湧泉。雖欲止之。亦不可得。尼勃司雖無善行。然能屈服衆人于勢者。亦殊不易。今者警長傑斯泡吞之治。以何罪。姑置之勿問。然而今而

後。決不能復腴面生于人世矣。……華生由此觀之人而可以自傲自負乎。驕者必敗。此一定不易之例也。

福歎息有頃。突至案旁啓鐵箱。翻極歷年積稿。蓋吾友白素所辦之案。每一月間必有五六起。十年以來。已不可記數。而彼又無暇整理。而余則又不敢代任其勞。故此小鐵箱中。層層疊疊之案稿。已積疊如山。今忽興起而翻閱。每獲一美滿之稿。則俯首默誦。至會意處。不覺放聲朗讀。既而得一紙。翻覆誦讀不已。一似有若何之美味存乎其中。如是者十餘次。忽呼余曰。——華生。爾曾知此案乎。余曾爲爾道之者乎。此案之離奇怪誕。實超于達克巴案。萬萬。且爲余自業偵探至今。從未得觀第二件者。——華生。余非此案。亦決不能成今日之名也。余曰。何案耶。君未嘗爲余道。余亦何從而得知哉。今君

既檢得其原稿。則曷勿爲余告之。以增余之聞見。何妨。福曰諾。稍頃。乃欣然謂余曰。十五年前。在亞爾迭村相距十八哩之遙。有一富室。良田千頃。屋宇連毗。一妻年約在三十外。二子雖幼。然皆少年英俊。好讀書。且工丹青術。夫婦二人。皆愛之甚。蓋彼家世代書香。不涉政域。千頃之田。亦爲五世前之遺物。不增不改。而主人尤工詩。平素間常命二子繪圖。已則題詩于上。淋漓滿目。高而且雅。家庭之間。其快樂當何如。不意變端之來。實有使人夢寐所不料者。一日。主人携畫具。率二子至外。緩步艸叢。作野外之寫生。孰意三人正踈伏田畦。出顯微鏡遠窺麥秀之波。忽有鄉民三五人。自田中歸。見三人遽舉其耜耨。痛擊之。不一時。三人竟盡死艸中。鄉人又舉火而焚其遺骸。火勢不熾。未盡成灰。但已焦爛不復有人狀。主婦在家。候彼父子三人。至通宵。

未歸知有變。故痛哭不已。方擬邀鄰右出外偵之。忽有一人喘息而至。謂某處有三屍。皆死于火焰中。已不能辨。而田畦中遺有畫器二具。且有一鞋未焚。頗如小主人之物。請速往認之。主婦聞之。驚駭幾死。面無人色。急隨彼人而往。蓋彼人爲鄉農。素與老主識。今晨入街賣菜時。經其地。見艸灰中三屍臥焉。駭極而奔。入地甲處。報其所見。復同數人往辨之。則三屍頗似老主人與二少君也。于是急報告警署。後奔而詢老主等在家否。則昨夜固本歸。主婦既至該處。固見有三屍灼死于火中。面目衣服皆不能辨。視其所遺畫具。與一鞋。則確爲己之夫君與二子也。于時痛已極。遂一躍入田旁之河中。數人爭救之。始免死。既而警吏等來矣。驗屍畢。問主婦以老主與二子在日。有無怨仇。主婦則云。丈夫樂善好施。多行義舉。平日間吟詩度日。從不與外

人爭一事。二子亦寂穆好學。從父以學。終日不出家門一步。更無相恨之人。殊無可疑之殺人犯。而各鄉人亦復衆口一辭云。主人等爲人長一方。決無讎警吏及偵探等。鈎心鬥角。再四偵訪。歷時將一月。竟毫無端倪。其時余探案雖時有。尙未成名。聞知此事。乃忻然親往。任此萬奇千怪之大案。未及一星期。而此案之全豹已盡爲余得。兇犯五人。均執刑場而斬。余之聲譽。遂于此而大振。蓋此兇犯者。實係一時誤爲。非有意欲殺彼三人者。彼等于數日前。旁晚之時。自田中歸。見衣冠楚楚之數人。伏由中作捕虫狀。彼等不在意。匆匆而過。不料夜尙未闌。忽有大盜數人。至彼村。按戶斬門而入。盡擄彼村所有。且曾殺數人。疑卽爲適時捕虫之數人所爲。悔未殺之。而是日歸。又見三人伏田中。倉猝中。未辨其面目狀態。疑又爲盜。乃舉其耕田之器。而擊殺

之。三人既死，乃急締視之，識爲素相識者。知禍不待旦，故行其一錯百錯之計。舉火焚之，而滅其跡。余曰：君殊神明。然則劫彼村者，得毋亦爲劫達克巴案之「團乎」？福曰：否。彼團當時尙未成立。特如土匪等之小劫掠耳。福言至此，忽聞砰然一聲，直刺耳鼓。聲之來方，如出由後園者。余大驚，急問福：曾聞之否？福含笑曰：余非聾，何能勿聞。此無足駭。吾家之僕役人等，決無此事者。此必殺我者，或探我者之入此，不諳此園之方向，故誤踐于藥線之上，而爆發耳。言時，卽鎖其稿箱，携繩執手，搶而起。顧謂余曰：華生，願共出觀乎。余領首隨之行。啓戶至後園，則見一怪面之盜，倒臥地上。左足之上，血淋漓地。正在呻吟時也。福笑而撫之曰：朋友，何爲哉？豈爲野獸所嚙耶？爾入此，何爲此間不可問津也。速起速起。鮮血淋漓，殊爲可惜。請隨余入。余當爲爾敷以良

藥也。盜聞之。初無言。假作不聞。不知狀。既而葡萄而起。曰。事既如此。亦係天命。懼爾何益。乃竟隨福踉蹌而入。福導彼至客室中。請彼坐。復啓櫥。出良藥。爲之敷傷處。既復搜其身。則得手搶一枝。短刀一柄。及五鎊之紙幣一紙。盜不敢動。任其搜索。有頃。福問之曰。爾爲卽T團之人乎。爾爲亞爾迭村之案。而來行刺乎。盜曰。何云非然。爾好獵。竟能假作傭人。而竊余等之長衣徽章乎。余今日之來。而所抱之宗旨。將碎爾身也。不意爾伏有地藥。蹴之致傷足。不能暢我慾。是則爾之運高。而余之命蹇也。福曰。是乃爾之慾也。此爲虎狼之地。萬弗能冒昧以入也。余有一言告爾。爾此時欲生乎。抑欲死乎。盜曰。我等爲盜。生死在度外。爾欲生我。則生之亦無妨。欲死我者。則死之亦無所苦。福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勿輕視之。今者爾如求生者。則當速告余。以盜窟。

在何處。共有幾許人。導余以往。則非唯生爾。且必以重金賞爾。不然者。則必解爾警署。施爾以劇刑。視爾能久隱不言否。盜曰。福爾摩斯告汝。爾莫憐憐。作此妄想。欲余吐半字者。則雖立以手槍指我胸。利刃插我頸。亦決不能得也。今既被擒。則亦毋須憐我。立即解我于刑場。余必甘心而承受者也。福至雖此有智。亦無奈何之。復以他種言語。哄之騙之。盜終猛搖其首。不能動。福不得已。乃即將搜獲之物。并其人解送之于警署。

第十九章 旅館中之秘密

福既解行刺之怪盜于警署。警長傑斯泡吞。立即嚴詢之。施以種種炮烙之刑。甚至灼膚割耳。而盜終抵死不肯吐其一詞。福乃即命警長禁之獄中。勿復施刑。并問尼勃司在獄中作何狀。判以何等徒刑。警長曰。此亦無庸判以

重罪。但此一舉。彼今生已不能問事矣。渠在獄中。亦無所爲。唯終日垂首默嗟而已。雖然。渠爲人甚惡。今在鐵窗之下。有威莫發。一旦出獄後。則吾與子必皆被其大累也。福曰。君無慮。彼甘苦嘗後。或能猛悟。而感我二人感化之力也。不然者。則屆時我輩豈無對付之方哉。警長笑曰。此皆可慮可去之事矣。唯目的物之劇盜。君已得其端倪否。此事已久。盜且着着進。似不可再延矣。福曰。然盜之對我。尙勿問。所慮者。達克巴之愛女居窟中。不知性命如何。縱勿死。亦必凌辱甚矣。余深恐此案有失。則非唯爲尼勃司笑煞。且將盡爲天下人所訕罵也。言已。長嗟喪氣而出。

翌日之晨。余方起。則已不見吾友所在。直至晚後十句鐘時。忽有一龍鍾老叟。匆匆而進。擲其帽。斜倚榻上。昂首凝思。余縮視之。則吾友也。乃急問曰。福

君何今日未見爾面。不知在何處勞頓。至此時而始返。余言已。目注彼而候其答詞。而福則出雪茄一枝。燃而徐吸。默然不答。一若未聞余言者。蓋我友性靜穆。于窮思竭想。深用其腦筋時。必以雪茄一枝。或其半爇之烟斗爲其思慮之良師。而于人問時。則淡然不予一答。故余知彼于此時。又必有一種難之問題。存于胸中。而旋繞于腦際矣。但不知其所思者。得毋爲達克巴案之事乎。抑又另得他之奇案乎。有頃。余乃續言曰。福君。君何又在苦用其心矣。有難解時。亦不妨爲余道之。俾資斟酌。余雖無能。或亦能于野語間。適啓爾一線之光明。今日者。得無卽爲達克巴偵查劇盜乎。曾得其踪跡否。昨晚警長之言。良然也。君自任辦此案。迄今。屈指計之。已在十日外矣。較之利瑪醫生之案。又形遲矣。但利瑪之案。祇欲得兇人。卽可了事。嘗無大碍者。而此

案者。卽君昨夕所云。可慮者。達克巴之女。在盜窟中之生死甘苦。爲何如也。余言至此。吾友仍不答一語。祇斜其首。雙眸注余面。作呆望狀。蓋人之思想過甚時。往往瞪其雙目。作癡望而絕不自覺者。發言之人。雖刺刺不休。而彼實聽而不聞也。福出神移時。乃以雪茄半截。投盃中。顧謂余曰。華生。爾云何。何若是之嘵嘵不休哉。余曰。無甚謂。唯謂君辦此案後。已達十日外。曾否得有端倪。彼達克巴之愛女。不知若何。警長之言。甚合理。蓋此案萬不可再事延緩者也。福曰。然。但此案者。非可與他案同日而語也。其案情之怪誕。爾亦洞悉。偵查十餘日。以逐日之事計之。殊不能云長久也。雖然。今去破獲已不遠矣。兩日間。當有微命報于達克巴也。余曰。君豈已得盜之所在乎。盜共幾許人。能爲余告否。余或可以助爾也。福曰。此時十一句鐘將至矣。余急當至。

一處作一重要之勾當也。君之所問，姑待余歸後而告之。言已，遂起身入室。須臾復出，則服飾麗都，舉止較浮儼然。一三旬左右之紈袴子也。令人見之，必致嘆咤大笑。而余則司空見慣，亦無所異。但知彼今夜又必有一極重要之祕密偵探事也。因笑曰：福君將往何處？余能偕而行否？福曰：余另有他事，不得二人往，自露痕跡。待余歸後，當將以顛末詳細告爾也。言已，匆匆出門去矣。

當我友未歸之七句鐘時，倫敦大戲場旁之金聖古木酒肆中，有衣服麗都之少年三人，圍桌而飲，舉止頗豪，特詳視之，則非爲上流中人，而又非似下流場中之莽夫，非商非士，實皆不可思議之異人也。三人且飲且談，時而論國家大事，時而論各地風土情形，後又涉及曖昧事，歡笑聲與拍掌聲，時達

戶外斯時也。三人座之旁，有一老叟也。蒼顏白髮，獨坐小酌。時以兩指拈其鬚髯，和靄之色頗可親也。時又舉目四矚，瞻賞四壁所懸之油畫，意殊自得。既又購晚報一紙，且飲且默讀。一紙未完，而忽又隱几而臥。鼾聲如雷，棹上酒肴橫列，皆尙未盡。蓋似已微醉而偃倦也。

少年三人飲酒已暢，乃皆歡笑而起。披衣欲出，忽案上有一酒杯，砰然一聲墮地碎矣。蓋二人不經意而以手臂撥下者也。肆主聞之急出，與之理論，索償值。二人痛罵數聲，竟昂然而去。於時老叟亦驚而醒，倦眼惺忪，呵欠曰：余醉矣，余何睡此而不自知哉？若非彼三人驚余，則不知酣睡至何時也。言已，乃披衣起身，付酒資，忽忽而出。

老叟既下樓，駐足門外，舉目四矚。既忽若有所睹，躡足向東而疾行，出大衢。

漸入窮卷。行約半句鐘。忽至一處。街燈漸黯。行人漸稀。蓋已漸入鄉落矣。斯時也。忽見飲酒之三人。入一家。向茶役索鑰。啓五號之房。啓電燈。室中通明。復命茶役出。闔其扉。踞床而坐。蓋此宅爲一旅館。屋已半舊。粉牆剝落。寄宿者皆爲中等以下之人。上流者殊鮮至。故裝飾皆不甚研考。然而左臨森林。右旁長溪。樹頭蕭蕭。溪流孱孱。風景尙佳。而空氣亦甚透達者也。其時老叟亦已入。但見彼向一年已半老之人。附耳切切私語。未幾主人者。卽授以鑰。老叟乃啓後戶。躡足而出。至五號室外。擇燈光不射處。隱身而立。忽而偃其身。兩手撫胸際。湊首于窗隙處。全神貫注。默聆此中人語。此宅半已毀圮。故破窗亦有破碎者。而右首窗下。適有一小孔。足以流通空氣。細微之言語。盡能辨之。一眼窺之。則舉室內之舉動。無不盡入眼簾。而無遺。有頃忽聞一人

言曰。唯爾。爾勸余讓彼。勿與彼較。而致受彼之害。金玉之言。余實銘之肺腑。然余默爾思之。則此氣何能下哉。余性素剛強。豈能低首下心。受彼儉之若是哉。一人曰。助人成功。而反受人屈。此固不能甘于心者。况男子自有剛強之性。遇此昧良之人。自不能屈服者。莫怪爾之不肯已也。然彼終爲吾輩數十人之首領。權在彼手。吾等雖饒勇備智。顧在彼治下。事事須逞彼意。英勇無用武之地。此亦無可奈何者也。故以余視之。此時尙以強耐爲主。來日正長。豈患無報復之時哉。大凡成大業者。其忍耐之心。必超于常人之外。而庸碌者。則一言不合。卽將有舉手動武之勢。爾亦素稱通達。幸三思之。勿復好逞一時之氣。而貽無可挽救之後患也。其人曰。言雖若是。特昨日之事。爾尙未知。余若爲爾道之。則爾亦必將爲余代鳴不平。豈復能隱藏之哉。其人言

至此。另一人又曰。沃可高。然則此事之起點若何。彼昨日待爾之舉動。又若何。余等在外者。已十餘日。此中情節。皆茫然無知。爾速將此事始末詳細爲余告之。余等或能代爾以言于彼也。其人乃言曰。十日之前。余與已死之毛羅多行市中。微聞人言。倫敦西尾亞爾迭村。有一富戶名達克巴者。有父女二人。家藏一奇異之寶石。爲罕世之珍物。論其價額。足值百萬鎊以上。謂將傳之愛女者。余等聞之。知必信。乃急偕至彼處。則果見一年在五旬外之老人。與一絕世麗姝。共坐廳事。余等卽假以十萬鎊求購。彼老殊頑固。痛斥余等。此已一辱也。然而余等既願爲人奔走。則自必忠于所爲。歸而告之彼僮。彼僮聞之。卽命五六人往劫之。旣而麗姝寶石盡來矣。彼親視之。讚歎不已。蓋彼女年雖僅在及笄。實一絕世美人也。而此寶石者。尤爲世間無二之奇。

物也。劫奪者。雖彼五六武夫所爲。然而非余等爲之導線。彼等有力亦無用。尋根追源。則其首功。舍余二人將誰屬。其時彼僮感余等深。曾許余二人以寶石之三成利相報。且許彼劫奪之數人。以百鎊相贈。不意彼僮老而不誠。邪念縈心時。思籠絡女子。日夜供之以酒食。伴之以解愁。而將所許余等之言。置之度外。待余等一似昔日。不復道一言。然而彼女雖穉。性甚烈。且饒勇而多智。初則聲色俱厲。欲將刃彼。繼忽陽與親善。而陰施長計。一日黎明。偕二傭婦。及守戶者二人逃。幾死於水。殆嚙於虎。而終爲彼追及。一人斃於水。一人脫奔。女子與餘二人。則均拘獲。彼復施極可慘之炮烙之刑。而深禁女于於黑室。使二女盜監守之。不得出門一步。日久之。又將漆其面。而使彼終生無能爲人之毒刑也。女子生死不能。暈而終日者數矣。余雖亦負大盜之

名。然而天良尙存。睹此狀。殊可憫。昨日午後。曾勸彼云。人之作事。其本來之良心。必不可失。余等雖爲盜。然萬事亦當循天理而行。今首領所得之寶石。按其值。已在百萬鎊之上。似不謂不多矣。於願當亦已足。而此女者。實係一天真漫爛之可憐女子。彼求死之心。日夜不去。首領縱百般逢迎之。呵嚇之。彼終不能甘心而居此者。寶石亦爲彼之物。得其財而釋其人。則於理似尙能爲。願首領縱之出。忽復堅禁之而殺彼之一命也。詎余苦口婆心。而彼僉聞之。竟老羞成怒。瞪其目。而罵余曰。爾見彼女娟麗。邪念勿達。而將妬余乎。余老矣。無邪慾。爾如欲佔寶石之利者。則逕直言之。何必作若是態哉。余聞之。乃亦怒曰。余以好言勸爾。爾反出言傷人。非余與毛羅多之力。爾何能得此女子與寶石哉。爾許余等以三成之利。言猶在耳。今豈置之若忘哉。毛羅

多死矣。余一人之利將奈何——其人言至此。忽聞一人曰。毛羅多死於何日。所負何病。其人曰。此事言之亦足失笑。毛羅多者。實一毫無學識之癡人也。初見女子姿色。卽魂魄飛蕩。百計欲以誘之。然彼不思此女旣爲彼僮所戀愛。則爾縱有天大之力。亦何能涉一妄想哉。且此女子性甚烈。凶凶無笑容。爾雖欲百計誘之。亦何能近其身。而發一語哉。而彼乃執迷不悟。思想不成。竟遂成病。纏綿床褥。不數日而死也。若彼者。眞天下第一之無識人也。二人皆笑曰。毛羅多。誠憨人哉。然則三成之利。彼曾應允否。曰。彼如應允。則佳矣。余亦何復爲此嘍嘍哉。可恨彼非唯不予余利。且罵余曰。狗奴。何得妄想。欲得吾利。須以爾頸爲交換品。爾食我食。自當忠我事。余之所爲。無爾置詞之地。爾此後復取出一言者。則善保爾之頭顱。其他種種謾罵辱人之言。更

不一而足。二人曰：然則彼五人之百鎊，曾得之否？曰：未也。彼等出外劫奪時，則強無人敵，而遇彼僮時，則似已密縫其口，縛其手足，縮絛不敢動矣。雖然，全團五六十人，恨彼者已不在少數矣。卽以此女子之案，彼等五人往劫中，有一盜功績素著，彼以一極大之劫案，彼警吏拘於獄，彼僮孀妻美妾優游自若。而此人則日坐鐵窗之下，甘嘗地獄生涯。然而此人殊忠厚，雖數數受刑將死，然終不肯吐一字，而貽害於全團之人也。孰意出獄後，向之索酬，彼所對之言語狀態，與昨日對余者無二。此人憤甚，曾作書與彼，邀彼以十萬鎊送至某處，詎此書方就，墨瀋未乾，彼僮卽下，今劫奪女子之家。此人匆匆匿書袋中，不意於不經意時，失落不知在何方。此人深恐偵探或警軍得之，反將不利於彼，故遲遲至今而未行。今者，彼既無情，我亦何義。余誓必以此

情告知此人。并彼未得百鎊之四人。共同舉事。殺之以洩憤。或將祕機揚之於外。而使官廳盡掃之。早晚有一死。若是則黃泉之下。亦無恨矣。言已恨然。二人聆至此。歎息有頃。乃言曰。沃可高。勿若是之盛怒。首領果可恨。爾氣果非此不伸。然而作一事。終當思之萬全。不可或有冒昧。彼五人皆恨之。邀之似無不應。然而爾係白面之人。天然靈秀之氣。尙絲毫未損。入之爲盜。出則卽似上等之人。無所不可。而彼五人者。則皆面無人形。居窟中。日以劫奪爲生。則尙可終老。一旦出之。則不能雜人間。豈非自陷哉。故爾思之。彼等似必能助爾。然而余等細細計之。則彼等必不肯助爾者。且或將爾之祕密。宣之於首領。亦未可知。果若是。則爾非無苦自尋乎。故以余等思之。此時尙以稍行忍耐爲主。一腔不平之氣。當力自壓下。且爾與首領。相交亦已數載。平素

亦稱投契。今何苦區以此區而頓傷友朋之誼哉。——沃可高。余等于十一時。須至達史而登處。作叶子戲。爾盍偕而共往。藉解愁鬱。至一句鐘時。當偕至首領處。代爾言之。彼或能允爾所請。則亦可免此一場風波也。其人曰。爾等之言。余何敢不聽。十一句時。當同爾等往博。一句鐘時。復偕爾等往。彼若固執不從者。則余必抵死殺之也。老叟聆至此。視其夜明表上。則已九句又三刻矣。急躡足而入。謝肆主人。并附耳告以勿聲。匆匆而出。

第二十章 大盜之破獲

是夜十一句鐘之時。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倫敦市中。游人如織。車水馬龍。往來不絕。正在熱鬧之時也。斯時有一長身瘦面之人。衣華服。戴巨冠。一手執司的克。角角而行。察其年。似在二十以外。而三旬尙未及也。其舉止之輕薄。

直不可以名狀。既而入一巷。深黑如漆。半圯之屋。連毗至數十家。嚴扃其戶。絕不漏一線之燈光。蓋此中居者。半爲不務正業者。少年舉其目。且行且視。各戶之門。似尋其標記者。行且及術底。忽見三五小童。正在攜其手。歡躍而歌。少年卽呼之而問曰。小弟。爾知達史而登家在何處。其門上鐫有幾號門牌。數童子聞之。初皆作愕然狀。既而言曰。此間無達史而登其人。爾問之何爲。豈將拘彼至警署乎。爾速去。此間多健兒。莫久駐而被擊也。少年聞之。笑曰。小弟勿妄言。余非警長。何欲拘達史而登。又非盜賊。何故而欲被人擊哉。余爲達史而登之友。祇因未嘗入彼家。故不辨其門徑也。今余有一友。在彼家。余將訪之。有急事。不可稍緩。小弟速指示余。余當贈爾金鎊一枚。俾爾等共賣糖果以食也。數童子聞之。初猶踟躕不肯言。既忽仰首挈少年衣而言。

曰。密司脫爾言信乎。爾真肯畀我以錢乎。少年曰。誰誑爾者。言時探囊出一幣。復以乾電筒燭之。光燦閃閃曰。爾等視之。此爲何物。告余者。則立爲爾等所有。否則余將去矣。言已。轉身欲行。數童子見之。均躍然揪其衣曰。密司脫勿去。密司脫速畀余。余當即指示與爾也。少年乃即以一幣與之。曰。然則速導余視之。余事急。不可略延也。童子受幣於手。歡然導之而行。以幣擊壁間鏗鏘有聲。行未數武。術已盡矣。童子乃駐足。指一門曰。此卽爲達史而登之宅焉。屋內人必多。密司脫猛力擊之可也。言已。遂跳躍而去。數童子既去。少年卽以電筒燭其門。則其門隅有枯木一方。字跡已模糊難辨。乃出顯微鏡。締視之。則隱約能辨其爲一百二十六號。側聆之。則屋內嘈雜之聲浪。由空氣之傳遞。鑽隙而出。少年乃握拳猛叩其扉。聲蓬蓬然。久之。

無聞者。乃復舉足蹴之。則有一老婦蹲躅而出。問曰。叩戶者爲誰。少年急應曰。余也。速啓速啓。余有急事。將晤吾友達史而登也。老婦乃啓戶。少年卽疾趨而入。待欲攔之。已勿及。少年直奔至內室。見數十人圍一巨桌。或坐或立。或有憑於他人之肩者。蓋方在興高采烈之際。而皆未聞少年之入也。少年乃急出粉白之手帕一方。拂面作搖扇狀。左手之兩指間。夾雪茄半截。作喘息聲而呼曰。請問諸君。此間有藏身之地乎。逮余者至矣。余事急。非暫躲不能。諸君速告余。博者數十人。聞之皆駭甚。輟其牌。舉首而顧。一人忽呼曰。彼等將來逮捕乎。斯時警軍必在門外矣。事不宜遲。盍速逃乎。言時皆轟然而起。高立者仆地。下坐者則并椅共仆。覆於先仆者之身。狀至可笑。少年睹此狀。不覺亦嘆哂笑曰。諸君何爲哉。余非警吏也。余何能。何得捕爾等哉。諸君

速起。請勿驚。余將有求於爾等也。賭徒聞之。始稍鎮定。舉首視少年。則滿面
佻儻之狀。殊不類兇兇之警吏。乃相扶而起。相顧失笑曰。此驚實非小也。而
兇兇者數人。則又罵曰。彼儅何爲哉。彼何能入此而驚人若是哉。可恨可恨。
余等當執而拷之。少年聞之。駭甚。急鞠躬而言曰。余冒昧入此。擾諸君之高
興。并害諸君以顛扑罪甚。罪甚。然余有不得已之苦衷。不能不入此稍避。還
希諸君恕余。一人曰。爾旣以事急而欲入此小避。則輕言而告之。余等亦決
無不允者。爾乃若是儅狂。且謂逮人者已至。非速躲不能。今已逾五分鐘。警
卒至乎。爾此數言。非有意驚人而何。少年急作揖曰。否否。上帝鑑之。余與諸
君無怨。且此事又非兒戲。余豈敢故意驚爾諸君哉。一人曰。然則爾何故若
是之惶急。其理速言。不然者。必有以治爾。少年曰。然待余言之。余家距此不

遙。父爲商。頗饒資產。顧因余好賭。藏之甚密。余雖屢竊之。終不能滿於慾。今晚十一句鐘時。阿父適於無意中。置保險箱之鑰於桌上。而已則至庭中步月。余見此千載難逢之良機。乃急爲冒險之事。私啓其箱。上下翻視。則僅見各公司之股單。與各種房屋田地之契據。直至最下之層。始見厚厚之紙幣。皆折疊安置於箱隅。余心喜甚。方將檢其標價大者而攫之。不意彼可恨之老人。已立棹旁。翻尋其鑰。余見之急。隱身黑處。而彼忽至箱畔。摸保險箱。則門已啓。乃大聲呼賊。出電筒四燭。見余在。連呼不肖不肖。探懷出手槍。欲擊余。急奪門而遁。阿父卽竭力而追。而斯時家中僕役人等。誤爲真賊。亦助之而追。幸余奔甚疾。入此黑黯之巷內。不意至此壁已當前。不能再前。余惶急。深恐彼等追入。乃急叩君家之戶。則又良久而始啓。余料斯時彼等必已追

入。故若是之冒昧而狂呼……諸君務須憐余途窮。導余入一室。暫作十分鐘之避匿。彼等此時或尙逡巡於戶外也。數人皆曰。爾毋恐。爾入此。早逾十分鐘矣。彼等縱追入。此時亦必去矣。且既入此室。則亦毋庸避匿。儘可泰然爲之。彼等必不能入此而拘爾者也。唯爾此一舉。豈徒受驚恐而未得一鎊乎。少年曰。此則不致於是。得已得之。僅仍少數而已。言時探囊出紙幣一捲。點其數。則爲百十有五鎊。數人乃曰。余等又將博矣。爾此時儘可勿慮。盍亦入此局乎。以尋小興。少年曰。甚佳。乃至桌畔。竊向博者數人之面。逐一顧視。有頃。乃忻然入座而共博。

既而時鐘鏗然一聲。報一句鐘矣。賭博之數十人。已鴉雀散。少年之百十有五鎊。亦已傾入於他人之囊矣。遂匆匆攜杖而出。所謂主人之達史而登者。

尙殷殷約後期。此少年者。雖自誇好賭。實則於此道上尙未入其門也。而達史而登。則視彼爲肥肉也。

少年旣出狹術。乃專擇冷寂之街衢而行。且行且四顧。似誠慮乃父之追蹤。至旣而行。且入於無人之境矣。道途凸凹不平。荒草纏足。叢壑之間。時聞吁然一聲。作宏嘯然。不知其爲鬼也。獸也。而五十碼之外。則又見黑影數幌。時起時伏。若令常人至此。則必魂飛天半。而少年胆殊豪。踪黑影而行。絕無懼色。

行未幾。忽見蘆葦遍地。亂石縱橫。黑影數幌。披蘆而入。少年乃亦躡足閃之。而入。雖蘆葉刮面。鮮血淋漓。而少年亦絕不知有所痛。旣而蘆將盡。少年乃急於蘆縫中。伏而窺之。則見一足蹴於石。石立啓。黑影三幌。魚貫而下。少年

至。此驚喜交。集候有頃。乃匍匐而出。舉足依而蹴之。石亦立啓。而木梯立地。少年乃拾級而下。則墨黑不能辨指。聲亦寂然。乃急出電筒燭之。忽見一人躍而起。問何人。少年急輕聲曰。君毋恐。余亦此中人也。余乃接已死毛羅多之任也。今日沃可高約余於此時至此。晤首領。彼等已先來。言時探懷出銅幣一枚。則赫然已死毛羅多之徽章也。其人乃無言曰。首領在臥室中。與沃可高等三人談事。爾可入。少年曰。余不諳此間途徑。爾可導我入。僅須遙指首領室於余。不必同共入內也。其人曰。可。乃導之而行。少年此時碧綠之雙眸。頓發其燁燁之奇光。處處瞪目四望。既而歷廚下。數宰夫見燭光。又躍而起。擬執少年。少年乃復出徽章示之。并以前言告之。宰夫始不疑。既復經盜衆臥室。入一小廊。其人乃指一室。謂少年曰。彼室卽爲首領臥室。爾入之可。

也。少年曰：謝汝。乃復迴身燭其人行。出衆盜臥處。乃滅燭而行。暗摸至盜魁室外。伏窗隙而窺之。則見盜魁面方圓。方坐於椅上。作半夜餐。而沃可高等三人皆坐於兩旁之椅上。但聞一人言曰：首領。余等今日之來。乃爲沃可高請命而來。余聞首領近得一極可貴之寶石。并一極娟麗之女子。信乎盜魁曰：然。此皆沃可高及諸弟兄之力也。曰：然則首領許彼之利。能遵約乎。曰：此則烏能食言。明夜十二句鐘時。余本擬邀集諸君。開一會議。將所言之利。勻分於彼輩也。諸君盍入室。余當啓此寶石以示于爾等也。言已。乃熄燭而入。忽而碧綠之奇彩。由室之西隅直射而出。照耀滿室。少年至此。遂躡足循徑而出。但至出戶處。而又不知其啓石之機關。不能出。少年事急智生。乃脫其華麗之衣。鋪地上。倒身而臥。不及十分鐘。而見三人出矣。少年乃急瞪目竊

窺則又悉其啓閉之機關。于是穿其衣。攀梯而出。

閱者諸君試猜。彼飲酒醉臥。并伏旅館窗外之老叟。爲何人。而此先入賭窟。既又至盜窟之少年。又爲何人。此殆不待余言矣。少年非少年。稱之老叟。尙不及。蓋大偵探福爾摩斯吾友也。彼於是晨。易裝作老叟而出。至晚間。見有形跡可疑之三人。入金聖古木酒樓。彼即隨之而入。竊聽三人言語。其醉而隱臥者。實亦假爲也。後伏旅室窗外。探知三人祕密。乃急返家。易以輕浮華麗之衣服。并攜其得自毛羅多之徽章而出。入賭窟。乃以阿父欲殺彼命誑之。而後暗踪三人冒險入盜窟。盡得其中之祕密。迨返家時。已將及三句鐘。余問之。彼乃告余以如此。喜形于色。不若適時之淡然不余理也。

明日之晨。福即拍一電于達克巴。告其劇盜之將獲。愛倫及寶石之將返也。

又至警署告警長傑斯泡吞。并請其飭警吏百人。忙碌終日。及至十一句鐘時。福乃至警署。請警長傑斯泡吞。與其副助滕洛司。率百人而往。百人皆便服。不御軍衣。福居先爲嚮導。二三十步之外。則見有一二人也。不聞其鏗鏗之足聲。但聞咻咻之呼吸聲。遙遙相應。至目的地。已十二句鐘餘矣。百餘人齊集蘆外。福乃同警長與滕洛司。先行入內窺之。見大盜五六十人。皆立於一室。前後成數行。盜魁踞高坐。方在發其洪鐘之聲。而言曰。衆弟兄聽之。十日前所獲之寶石及女子。值甚豐。微沃可高及五兄弟之力。不克臻此。余甚感之。今願以三百鎊酬爾五人。并以五百鎊酬沃可高。此後尙希各兄弟勤懇爲事。如有大宗收入。余必當以更豐之酬金。報諸兄弟也。言已。遂啓篋。取紙幣二疊。呼沃可高授之。并呼五盜上而分與之。盜皆謝。將欲散矣。盜魁忽

又曰。衆兄弟且稍待余尙有一言以商於諸君也。此女子入此已十餘日。余待之甚厚。而彼乃毫無人心。尋死者有之。潛逃者有之。今雖禁之黑室。而命二女子監之。彼仍不能自安。時思覓死。若是以往。則終不能安而居此。余等枉費心。而彼乃不知感德。則非以嚴厲之手段對之。彼終不知懼。今者。余擬仿行成例。以獸毛漆其面。使彼不能復見天日。而於衆弟兄中。擇一年青者。配之。爾等意謂若何。衆盜聞之。皆默然。中有一身穿血紅色長衣之人。大聲言曰。首領之言良然。彼女倔强過甚。不示以微威。何足以儆其後。余今當挈之出。請首領飭人取獸毛。爲之漆面也。言已。反身行。福爾摩斯至此。乃急與警長等躡足而出。呼警吏速入。雖百餘人共入。而仍毫無足聲。福復探之。則見愛倫已挺身直立於地。方大罵曰。惡盜惡盜。欲余屈服者。則雖斬余萬刀。

余亦決不能允。今者毋多言。速施余毒刑。余如能達一日出外者。則必盡斬爾等爲肉泥。盜魁聞之大怒。方呼衆兄弟爲我縛。不意此聲未絕。而忽聞砰砰數聲。盜十餘人。皆倒地。羣盜猝不及防。紛紛逃避。而接續不絕之槍聲。又砰砰而至。死者又不計其數。此時忽聞一人曰。弗復擊矣。餘者執之可也。警吏乃不復擊。而死者已手足相接。未死者則皆懼伏不敢動。警卒乃出手具一一縛之。當此時忽聞一女子大笑呼曰。佳哉佳哉。上帝之愛民甚也。今雖死亦無恨矣。福聞之急瞪目四顧。則見一人伏牆隅。締視之。則喜甚。蓋達克巴之愛女愛倫也。福乃急命警卒釋之。撫其背曰。爾驚乎。爾毋恐。爾識余爲何人乎。余實救爾出險之福爾摩斯也。愛倫聞之驚喜交集。深深再拜而謝大恩。福乃復至盜魁室。搜索之。則罕世之寶石儼然供於玻窗中。福乃歡然

納諸懷中。攜愛倫手。警卒牽大盜十餘人。歡笑而出。入警署。愛倫視羣盜。盜魁已死。而聲勢凶凶之紅衣盜。亦鵠立面前。愛倫乃謂福曰。此御紅衣者。乃女盜也。劫余者。彼爲先鋒。施余毒刑者。亦爲彼。復指一盜曰。此亦爲女子也。彼偕余以潛逃。陪余以洒淚。德非淺也。請勿治彼罪。并當爲之設法。而脫彼面部之長毛。蓋渠實一苦女子也。不幸罹入盜窟。數逃而不能出也。福笑頷之。明日之晨。福乃偕警長等送愛倫至亞爾迭村達克巴家。父女重見。抱頭大哭。福含笑謂達克巴曰。今者幸不辱命。愛女寶石皆還矣。請善自珍攝。勿復傷心。言已。乃探懷出寶石。謹敬陳之。達克巴閃閃之奇光。雖在白日之中。猶照耀滿室也。